

復蘇史料

準備復員復興的基礎工作(社論)

論著

戰後實行計劃經濟與土地統制

蘇北鹽墾區之整理與拓展

戰後復興江蘇農業經濟的幾個原則

汪偽偽病困名古屋

敵偽如何解決糧荒

和平區中婦女們的厄運

從蘇北到泰西

陷區百相

復蘇史料

江南游擊勢力消長史略

吳稚老辭壽別記

復蘇茶座

略辨粟麥齋隨筆

無聊

復 我能違背我的誓言麼?

蘇 我該犧牲那一方面?

信 慰「淪落的女讀者」

箱 為「戀愛造成苦悶的氛圍」謹告讀者

連載小說：今水游(五)

孫 繼

祝 平

蔣 濬

楊 壽

心 白

應 杰

岳 榮

嚴 中

徐 秉

柳 非

范 放

白 木

溫 信

王 麗

蘇 鎮

編 者

宛 在





呢 絨 百 貨 綢 緞

路 族 民 店 支      路 權 民 店 分 慶 重

行 易 貿 納 華

貨 百 用 日 尚 高 銷 經  
應 供 價 平 誠 真

選 歡  
購 迎

比 敬  
較 請

# 社論

## 準備復員復興的基礎工作

孫 棧

本刊上期在關於研討戰後江蘇怎樣復興的論文中，揭載了鈕錫生先生致江蘇旅滬同鄉會的信，和洪蘭友先生復漢江蘇準備工作的論文。兩先生的信和文，對江蘇旅居後方的同鄉怎樣準備復員復興，都有所指示。鈕先生主張，由同鄉會組織一常設座談會，就時勢環境，及蘇省將來應負之任務，在滬同人現在業務及經濟狀況等，分團結、復員、復興、三部分，詳為討論，其結果或陳請政府辦理或由個人團體自行解決。洪先生主張，由同鄉分別組織設計委員會或座談會，來研究各種專業的復興計劃，同時再由服務部門根據這些計劃，去估計並準備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以便隨時貢獻於復興的工作。關於設計委員會或座談會的組織，併認為可分為文化復興、社會復興、經濟復興三部分。這些意見，指出了後方蘇人準備復員復興的入手原則；同時也指出了後方的同鄉組織，在準備復員復興這一重大的課題中，該負些什麼任務；不但十分寶貴，而且值得我們寄予最大的注意。

現在德日正同受着盟國的幾面環攻，歐洲的戰火，已燃燒到德國的本土；太平洋的巨浪，也直迫日本的心臟；眼見戰事的結束，照最謹慎的估計，也不會再超過一年以至一年半；比這估計意外地大大地縮短結束的時期，其可能性更正在逐漸增強。所以，戰爭所留給我們準備復員復興工作的時期，顯然已經十分短促；而復員復興又是這樣地千頭萬緒，複雜得不可思議；我們如再不着手準備，便將沒有時間準備，來不及準備。金宗華先生在一

如何整理重建戰後江蘇之基礎教育（見上期）文中說：「計劃看眼在戰後，計劃着手須在戰時；戰時多一分準備，即戰後多一分實力」；的確最扼要，最警策。所以，我們要準備復員復興，便該在眼前立刻開始；從個人說，每個人自然都該對復員復興的準備盡點力；但僅憑個人，不通過組織，要盡力也沒法盡起，而在旅居後方的蘇人，對鄉土的復員復興，負領導責任的，除了政府，便只有同鄉會。從同鄉會說，如果它只能結集幾個所在地的上層份子，從事情感的連繫，以至對失所同鄉少數——甚至只是敷衍門面的幫助，那也只是一團落伍的過時的差點門面的同鄉會，而不是適合時代認清任務值得存在而得努力的同鄉會。所以，在後方的蘇人，尤其是同鄉會，沒有鈕洪兩先生指示的入手原則，必需趕速去找；有了這入手原則，更該毫不放鬆地，依據着這原則，去確定較詳細地辦法，以便立即施之實行。

本文便根據兩先生提出的原則，貢獻一些我們的意見，希望或者可供各同鄉會確定辦法的參考；但復員復興範圍太廣大，內容太複雜，就是兩先生提出的準備原則，也很廣大而複雜；所以我們這一次想說的，僅限於準備復員復興的基礎工作，就其相當於鈕先生所說團結的部門，其部門非這篇短文所能容，想留著下次說。

團結的目的，是在集中後方同鄉的意見力量，以共同努力於復員復興的準備。這的確是一個基礎工作，沒有這基礎工作，必然一切都是白費，一切都是空言。但怎樣才能集中後方同鄉的意

見力量呢？第一先要知道後方同鄉，最初步地概括的意見，和實際有多少力量。那就少不了一個更基礎的工作——調查。第二、調查有了結果，更需更可能的意見，實際有的力量，毫無保留的發揮出來，集中起來，那就更需更第二個基礎工作——組織。所以該團結至少必需包括這兩個部門，而這兩個部門是一切工作的先決問題，一切工作基礎的基礎。

先說調查：戰時後方的同鄉會相當發達，往往一個地方有省範圍的同鄉會，又有區或縣的同鄉會，但同鄉入同鄉會為會員的，地不論戰時中樞的陪都，或後方大都以至較小地方；會不論以省為範圍，或區以至縣為範圍；平均說來，常不及同鄉總數十分之一。所以如何向任何同鄉會詢問當地居留同鄉的確數，和其分佈或生活的大概情形，回答不出是常事；能模糊影響地說出一個不十分確切的程度，已經是十分了不起了。同鄉會的情形，既是如此；要希望不經過一個普遍的調查，僅僅通過同鄉會，就知道後方鄉人長初步的意見，可能有的力量自然絕對不可能。

但後方的鄉人這機多，事業這機廣，調查起來也一樣地千頭萬緒，很不容易着手。我以為必需一個力量較大，地位適當的同鄉會，出來主持這工作，先擬定了各種必要的調查表，並與各地同鄉會取得聯絡，然後將調查表寄出，請其負責詳細調查，逐款填寫後，限期寄還。如有同鄉會的地方，委託有聲望而熱心的同鄉調查。接到這調查表的同鄉會或個人，更該很鄭重，很真誠地，分各業各區，推選調查員，請其負責實際調查之責。調查的對象，更應該分別一般的，及同鄉事業，（包括工廠或商店）技術人才等各部門。關於一般的，不分地位高下，知識程度，男女性別，都需在調查之列。調查事項，除一般同鄉及技術人才之現在生活情形，同鄉事業之現在經營狀況，及戰後是否準備回或返

工作外；（不同業者當然是少數，但不能說沒有）。更需注意其現在貢獻及能力；將來志願，對於復員時獲得何種必要之幫助，並希望或可能對復員復員作何貢獻等。此項調查如告成功，彙集整理後，後方復員同鄉之確數，大概的願望，需要獲得的幫助，可能對復員復員所作的貢獻，（即力量）縱使不絕對正確，必然也可以知道一個大概。以此為根據，從事設計，固不至空言；即以此貢獻政府，或整理印行，都是一種無上的寶貴資料。

其次，再說到組織，有了上面這普遍的調查，再根據調查做底子，關於復員的，根據同鄉或同鄉事業準備同鄉的數額，現在和將來復員時希望獲得的救濟，可能對復員所作之貢獻，配合着政府的計劃，集合專家，實際地討論出一個辦法來，再依據這辦法，把同鄉事業組織起來，來作復員的準備。關於復員的職務、及現在的貢獻、志願、（將來的願望，及可能對復員所作之貢獻）力量、（個人的能力，工廠或商店的壽命、設備、人力）；分別部門，由專家設計，配合政府的未來設施，定出辦法，並依據這辦法組織起來。我們以為必需這樣地團結，才不致空洞的團結，才會對復員復興，有實際的貢獻。

關於組織方面，因為已不無關係着團結，在這裏不想再多說。或者以為我們這意見看假實際，實在太高調。主持同鄉會的全體義務，復員復興自有政府主持，同鄉會誰肯而且誰能這機優幹，所以儘管說得天花亂墜，還是白費筆墨。如果真是如此，那就怪不得各地同鄉加入同鄉會的人數，祇有同鄉總數的十分之一；同鄉會能把握應擔負的最低限度的任務，担負起來，對同鄉作切實而不可少的服務的，少得竟如鳳毛麟角了。

# 論著

## 戰後實行計劃經濟與「土地統制」

祝平

### 一、計劃經濟之涵義

計劃經濟為有組織有計劃之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之無政府無組織之經濟制度迥異。資本主義生產行為，是以個人利潤為出發點，受盲目的市場供求律所支配，致招來不可避免的週期式經濟恐慌，而自趨沒落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將葬送於此。計劃經濟生產原則，則以社會福利為出發點，為適應人類合理的需要，故能消除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矛盾與經濟恐慌之弊害，而為社會經濟發展至現在階段最合理之經濟制度也。邇來一般學者，每以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二者相提並論，以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混為一談，更有謂計劃經濟為統制經濟之理想，統制經濟為計劃經濟之實行，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殊不知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在形態上雖屬相似，而在實質上則迥然不同。茲說明於后。

(1) 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之分野：計劃經濟為積極的經濟政策，乃一種新的合理的經濟形態。實施計劃經濟，須將整個國民經濟，如生產、交換、分配及消費諸方面，都製成彼此之聯系精密計劃，此項計劃，由政府加以集中統制，使國民經濟活動，或統一有目標或體。同時，實施計劃經濟之國家，其國民經濟之動向，以計劃為指，統制為用，以統制之手實達到計劃之目的；至於統制經濟則為消極的經濟政策，乃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之國家，為解除其不可避免的經濟發展之矛盾，維持其原有之經濟制度而產生的一種補救之辦法，所以在本質上與計劃經濟根本不同。

(2) 戰後中國所需要者為計劃經濟：中國經濟發展，尙未達到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之水準。過去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籠罩我國整個國民經濟，使吾人呻吟於外來資本主義的桎梏之下而不克發展。因此，吾人對於原有之經濟制度，無所用其顧恤，企圖維持與補救；故戰後吾人需要突破舊有制度之牢籠，找尋吾人之出路，不需要修補式之統制經濟來維持舊經濟制度，而是應積極的創造的根據民族環境之需要，而建立一種三民主義的計劃經濟制度。且民生主義經濟政策，原為站在整個民族經濟平等之立場，與國民經濟之發展。實施三民主義的計劃經濟：一方面經濟建設有集中之統制，作有計劃之推進，使生產得到合理的迅速的發展；另一方面生產之結果，不致受少數人之支配與壟斷，在分配上自能得享公平之享受。故戰後吾國為繁榮經濟計，為解決民生問題計，捨實行計劃經濟外實無他途。

### 二、土地問題在計劃經濟中之地位

中國目前所需要者為計劃經濟，上文已略述之矣，茲再將計劃經濟與土地問題之關係加以觀察。計劃經濟下之國民經濟基本部門，如工業、農業、貿易以及運輸交通等經濟活動，均需有計劃之聯系統制。但是一切經濟活動，都離不了土地，故外統制各種經濟活動，必先統制土地。土地問題為計劃經濟之基本問題，如土地問題不得適當解決，計劃經濟即不能得正軌之發展。故計劃經濟與土地問題，實有切膚之關係。茲略申述之：

(a) 土地與生產要素：經濟活動之基本行為為生產，無生產即無衣食住行等消費財；無消費財，則根本無社會經濟之活動，而人類之需要無由供給。生產之要素，為土地資本及勞力，此三種要素，尤以土地為首要；達到生產之目的，必具備上述三種生產要素，如缺其一，生產即不能成立。往昔工商業未發達時代，人羣即直接依土地而生，對於土地之關係更為密切，迄至現代科學昌明，工商業進步，在表面觀之，土地似無直接之關係，然若作進一步之觀察，土地實有不可分離之作用。如工業脫離土地，則失却一切原料之供給，工人供養失其來源；商業脫離土地，更無貨物交換與商品流傳之可言。此可見土地非但為生產之要素，且為社會一切經濟活動之源泉。

(b) 發展經濟必先統制土地：土地既為生產之要素，生產又為經濟之起源，故發展經濟，必先統制土地。發展經濟之主要條件，即提高生產，提高生產應首先解決生產上之主要問題：一方面要集中大量資金，努力生產建設，招致多數勞動，促進生產效能；另一方面則土地問題之解決，使土地本身生產力提高，尤為發展社會一切經濟生產力之急務。故欲發展經濟建設，提高生產力，則統制土地以解決土地問題，實為先決條件。土地問題之產生，係少數人壟斷土地所致，使社會公共福利源泉，為私人所獨享。因此，土地利用之廢弛與地利之棄置，或為必然之現象。社會經濟之畸形發展，乃與土地問題之嚴重程度，同軌而並進。現在統制土地之方，應站在社會公共福利之立場，將土地之管理權，公諸社會，以達到地盡其利之目的。

(c) 土地問題在計劃經濟中之重要性：計劃經濟將整個國民經濟，組成有計劃之構成，土地乃為計劃經濟構構中之重要組成部分，如土地制度成為病態現象，即影響整個國民經濟之健全發展，而計劃經濟之推行乃受障礙；反之，計劃經濟下土地問題能得適當解決，一切農業工業等部門之經濟計劃，方能順利推行。故欲推行計劃經濟，應先解決土地問題，土地問題解決後，計劃

經濟上重要生產工具的問題，才可隨之而解決，計劃經濟才有正軌發展之可能。土地問題在計劃經濟中之重要性，由此可以想見一斑。

(d) 計劃經濟中之土地政策：土地問題在計劃經濟中既如此重要，計劃經濟中之土地政策，當然為決定計劃經濟中各種經濟政策之基本政策，計劃經濟的土地政策之原則，要使需於土地者，都有獲得土地之機會。土地之自然利益，應該歸於社會全體。同時全部土地之使用與分配，應在整個計劃之下，為合理之推行。

### 三、蘇聯五年計劃中的土地政策

蘇聯為第一次大戰後新興國家，一切政治與經濟建設，都以社會主義為目標，廢除私產制度，社會財富與人民產業，收購國家公有，自十月革命後，第一道法令，即為廢除土地私有制，將全國所有土地由政府集中分配，蘇聯實行計劃經濟之優越條件，即在於此。國家對於國民經濟，則直接居於計劃與指導地位，蘇聯實施五年計劃之所以得到迅速完成之原因，生產工具之公有，實為其主要條件。茲將蘇聯土地制度之特質簡述如次：

(a) 土地分配問題已得解決：蘇聯自一九一七年廢除土地私有制後，一切土地即集中於國家之手，除大田莊改為國營農場外，一切可耕土地，由國家按農戶人口和勞動力二項標準，為適當之分配；一九二一年實行新經濟政策後，私產制度又逐漸復活，地權再趨集中之狀態，農村中新興資產階級，利用其富裕之資本，將貧農與佃農之土地，私行運籌收買，而蘇聯地權不均之死灰，又行復燃。但至一九二五年後，蘇聯政府對土地之風，即予以制裁。迄至一九二八年實行第一次五年計劃後，更取嚴厲手段，取締農村土地之集中，厲行農業土地之社會化政策，故蘇聯土地分配問題，至此已可稱解決。

(b) 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使用權屬於人民：蘇聯土地制度第二重要特質，即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農民由國家給予使用權。農土地所有權若為私人所壟斷，則土地使用權亦必為私人壟斷；

欲實施計劃經濟，非打破私人之壟斷，決難奏效。蘇聯之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私人對於土地之壟斷情形，自屬無從發生，土地既成爲有組織之生產工具，中央計劃機關自能運用自如。故國家訂定土地生產計劃，即能收全盤執行之功效。

#### 四、實施計劃經濟與「土地統制」

戰後中國應實施計劃經濟，已毫無疑義。土地問題之徹底解決，爲實施計劃經濟之迫切前提，亦已瞭然矣。惟實施計劃經濟之土地政策，應如何確立，尙有待吾人之商討。夫一般土地問題之發生，皆由於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之無政府的盲目畸形發展。目前中國土地問題之癥結，亦即在此。中國土地分配之不合理與利用之不經濟，已爲彰明之事實，中國農村社會動亂狀態之掀起，此亦爲最大原因。如何謀土地所有與使用上矛盾之解決，實爲戰後解決土地問題之主要課題。解決此種矛盾之道，應依照總理平均地權之原則，根據整個經濟計劃之需要，實施「土地統制」。至實施土地統制之原則，約有如下數端：

(1) 公有土地原屬各種行政機關分別保管者，應即由地政機關集中管理，以便統盤計劃。

(2) 地方公共團體管有土地，應由主管地政機關接管，並依

照整個經濟建設計劃之規定，促進利用，至其所有收益，原充地方公共事業之用者仍照撥。

(3) 寺廟及私人團體管有土地，應由地政機關監督整理並促進利用，增加生產，剷除浪費。

(4) 私人所有土地，應在整個經濟建設原則之下，由地政機關督促指導，以合作方式，厲行集體化，調整其所有關係，提高其經濟使用。

(5) 所有市地、林地、礦山、水源、漁地、牧地、鹽地以及其地公用土地，應一律由主管地政機關接收管理，並依照整個經濟建設計劃之規定，分別撥交或租與各種機關團體或私人利用。

#### 五、結論

上述各節，僅略舉其梗概，在此次世界大戰之後吾人欲謀民族之復興與經濟之繁榮，必須採行計劃經濟之制度，而欲期計劃經濟之實施，則「土地統制」，實爲必要之前提。現在抗戰已進入最後決定階段，建國之根本大計，應速把握動向，奠立基礎，俾戰事結束之後，即可針對確定目標，勇往邁進，國家之富強，人民之康樂，無不有焉。

## 復蘇資料室徵求

書籍刊物  
特種稿件  
啓事

本刊爲便利研討江蘇問題起見，特設資料室，指定專人負責主持，凡江蘇同鄉或有與江蘇政治、經濟、建設、文化、實業有關之書籍刊物，以及各項統計報告，務請惠予檢寄。如需以代價方能割愛者，亦請來函示明。又本刊擬搜集近五十年來各縣人士且有特殊言論，德行、學術、技能，足以勵世而昭來者之史實，暨江蘇過去掌故及瑣談稿件，體裁不拘，惟求翔實，倘得供給上項資料者，請逕寄重慶復蘇資料室幸毋誤收爲荷。



# 蘇北鹽墾區之整理與拓展

蔣滌舊

蘇北沿海南北四百里，東西一百餘里，經南通如皋東台鹽城阜寧五縣，可墾可植之鹽鹼地，在二千萬畝以上，目前已開墾而種植者，僅二百萬餘畝，不過什一。此種大而積可容民至少四十萬人，為我省調劑人口之主要地區，亦為增加生產，換取外資之惟一產區。先賢張季直先生於光緒二十七年，奏准開始創設通海墾牧公司，躬親策劃，成績斐然，迄後次第發展，而有今日之大小鹽墾公司，如南通之大育晉，如皋之泰源大資，東台之大豐裕華，鹽城之大綱，阜寧之華成，大學基產處。最大面積為一百二十五萬畝，最小二千畝，資本三千萬之公司四十三所，可謂空前偉大矣。彼時所謂先墾後牧，迄今始知凡可牧者皆可植，不必經牧之階段，但墾之先，應為墾之生產，故有放領地之說，閱久彌分減少，即可墾，即植。墾之度分低於百分之二者可植，但備如美棉抵抗抗土之強者始可植，若小麥大豆油菜，雖至今日，亦僅為已墾面積百分之二，故冬多休閑，而夏季遍地黃花，秋收一片雪白，作者誠名之曰百里花田也。民國十五年，季直先生逝世後，墾導無人，世界經濟又不景氣，公司支持維艱，農民因之裹足不前，未墾之一千八百萬畝可墾之地，至今尚未盡其利用，言之慨然。

茲者勝利在即，復員復墾期在必行，即關於今後墾區之整理與拓展，實屬要圖。在討論辦法之前，請先論三十年來政府對於墾殖政策之簡史，以便察其沿海墾區之演變，而為整理與拓展之根據。

民元至民十六年政府之放任政策——此時期政府對於人民經濟墾殖，採取放任政策，資本稍厚者，即成立若干私企業組織，以代墾人地位，推廣墾務。吾蘇鹽墾區大小公司之形成，即為其演變。故其結果（一）放棄時地大半為墾區者領去，貧民無地可

領，祇可向公司分耕，於是產生業佃階級，負擔輕者尚可維持，重者棄而他徙；（二）放棄之荒地，既為資厚者領去，包攬把持，俟地價之高漲，再出售於農民，坐收不勞而獲之利，農民重受剝削；（三）私人企業組織，資本缺乏，所承墾之土地面積太大，於其發生有地不能墾，而不能完成各項工程，因陋就簡，終至墾分加重，堤開不保，忍痛負重利之債務，每年盈餘，不敷利息而傾閉者比比，故墾區有若干公司之管理權，轉移於銀行團。因之公司與銀行之間，農民與公司之間，竟有地面權而無地底權，或有地底權而無地面權之怪現象。

民十七年至二十六年政府之管理政策——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政府以軍事結束，欲以墾殖疏通人口，增加糧食，救濟當時窮困；故我黨二中全会議決確定農業政策案內亦有開墾荒地一事，一轉向來放任政策，而為管理政策，於斯時我蘇鹽墾區之開發，首受全國人士所注意。江蘇農礦廳於十八年有墾務委員會之設置，嗣以限於經濟，不能實施，遂告停辦。二十三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會同財政部前往墾區調查，擬以國家力量，進行開發，曾製兩洋關墾區域調查報告書，亦因需款浩大，未能實施。蘇省政府於二十四年二月成立墾殖設計委員會，計劃開闢新運河，建築海堤，以防防潮，改良土質，二十六年新運河線業經測量竣事，方擬舉行開工，而抗戰軍興，又遭停頓。

民二十七年以後政府無法管理時——國軍西移，省府力所難及，公司主持人或西遷或他避，一切管理，概歸於少數人之手，如華成墾殖公司主持人朱子樞將軍軍西來，南通大學基產處以南通大學停辦，而負責無人，故墾務維持現狀而不可能。省府於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雖有江蘇墾產改進處之設立，加收棉花改進費，撥還植棉，未見大效。三十二年夏，偽實業部設立墾業委



司，以日金一百九十五萬元整理墾區棉業，於是妄圖改築范公堤（范公堤東起啓東，西迄阜甯鮑家墩，凡七百里，堤內之棉，土人曰圈內花）為梅堤，時僑部長為梅思平，真遺臭千古矣，梅去而事遂廢。

三十年來墾區之演變如此，則今後之整理與拓展，無論關於墾區行政組織以及技術諸方面，當以前車為鑑，而思過半矣。

## 一、確定墾殖政策

民國十九年六月國務院公佈土地法，內有關於荒地使用部份，二十五年三月施行，對於荒地之使用，曾作原則之規定；如承墾人之限制，承墾面積之限制，代墾人不得享有其代墾地之耕作等。同年十一月公佈墾防造林及限制傾斜地墾殖辦法，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行政院又公佈清理荒地暫行辦法，於公墾有荒地之墾報費登記清理等，有所規定。同日又公佈墾墾原則，其內容為各省市應同各縣局設法將全省可墾荒地，全部開墾；並嚴定墾墾年限，逾期未墾者，酌予處罰；私有荒地提早墾墾者，展緩升科年限；其成績卓著者，並得轉請優獎；如民營合作墾荒面積在五萬畝以上者，並得請求補助。同年內政實業兩部對於獎勵補助墾墾原則，會咨各省，其內容為移民可貸給生產費，年利三厘，分五年攤清。同年九月院令公佈各省市荒地實施墾墾暫行辦法，其內容為分期分省分年實施墾墾，第一期即為我蘇浙皖等十二省及京滬二市。二十六年院令公佈墾墾實施方案，其內容為荒地調查，山陵荒地，淤灘荒地，鹽鹼荒地，平原荒地之開墾栽培概要實施辦法等九類。政府頒佈墾墾法令，可謂既詳且盡，吾蘇均為可引用，如有必要，可另訂單行法，則本省墾墾政策，自早可確定矣。

(一)限令各墾墾公司，限報已承領面積，並嚴令限期墾墾，限期升科，(三十年來從未升科)否則予以轉讓，另招墾民。

(二)頒佈墾墾區墾墾夫墾之獎勵辦法。

(三)扶植墾民，協助資金，並規定墾區租則，最高不能超過三七。

(四)設立沿海墾區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墾區一切墾墾，並協助解決經濟及技術上之困難。

(五)以墾墾區作「耕者有其田」之初步試驗。

## 二、加強公司組織與管理

墾墾區前由淮南墾務局放棄，民國十二年後，由墾墾局開放墾墾地，其後演成各企業組織，以代墾人地位，推進墾墾，故今日之墾地盡皆為公司所有，墾民不過為佃農而已。此種組織，實由民初政府放任政策所致，今後必須改革。公司組織無形中為資本家之集合，既無管理經驗，又無技術設備，趨於操縱，墾民裹足，以故失敗。據三十年來之經驗，凡公司面積在十萬畝以上，未有不失敗者，大有曾裕華合德商學墾團等之能維持而有利可圖者，即為其面積在五萬畝左右故也。

政府於限期墾墾之時期內，一面督促各公司建設區內工程，開闢可墾之地，一面準備不能於限期內完成者之緊急處置，以符合不能大於十萬畝為原則。同時於已有之組織，加派省府墾區管理委員會委員為董事，設法予以調整。目前銀行團之越俎代謀，省府亦應協助清理債務，完竣公請組織系統，則公司或有獨立中與可能。

公司內部管理，亦多棘手，亟應改革。公司之主持人，既多無工作經驗者，又非技術家，保守成性，昧於科學，因之一般管理人員，除少數低級技術人員外，多為學徒出身，對於種植作物，改良土壤，工程建設，以及墾務管理，一無所知，其何能有關於墾務之進展？裕華墾殖公司，尙有若干技術人員及試驗設備，實為難能可貴，故成績亦較著。通海墾公司之主持人，為曾任師範學校之主任者。某次江蘇棉產改進所，無代價推廣優良美棉，終被見拒，則在墾區民棉田舉行表證，成績優異，而伊謬為偶然

。至於主持人以下之管理員，每舉營私，尤不勝指。致舉區農民之納租，在民十六年前為三七議租，十七年多改為四六議租，即以當年作物，生產高低，由公司約同農民於秋收前，至田間一一議定後，公司四成，農民六成，兩無異言，惟中領流弊不可不察。某地收成，明可百斤，則議為八十，或僅七十，農民暗給管理員十斤，各得其半，公司當局不知也。然後即以此八十或七十斤，四六分成，於是管理員多肥，而公司瘦矣。此而不去，不敗而何？故今後公司內部之整理：主持者，須為農業技術家，或其科學頭腦之工作經驗者，而管理員亦須具農業技能，應科當訓練，而察其行為端正者充之。天下事多屬如是，又豈獨舉區管理員哉？

### 三、實行低利貸款

舉區之急需貸款，無待贅言。貸款之對象，一為公司，一為農民，在公司為協助建設工程，改良土質，及整理債務；在農民為生活貸款，生產貸款，及副業貸款，最好總以生產建設為放款目標。貸款可分長期中期短期三種。長期貸款定十二年還清，年利三厘，第一至第四年每年還百分之五，第五至八年每年還百分之九，第九至十二年每年還百分之十二；中期貸款，定八年還清，年利四厘，第一至五年每年還百分之十，第五至八年還百分之十五；短期貸款，三年還清，年利六厘，第一二兩年還百分之三十，第三年還百分之四十，由國家銀行主持放款事宜，或由江蘇農民銀行亦可。

### 四、實施舉民訓練整理舉區組織

本區舉民多由通海等縣四縣而來，春初攜眷來，秋收完畢，又攜眷去，留舉不過八個月，對於舉區視為寄公，房舍建築，農田處理，均極粗陋而簡單，空手而來，亦空手而去。秋收棉花上市，附近市集，頗形繁榮，有戲院、有酒館、有賭博、有娼妓、

舟車頻繁，墮倒城鎮。滬上大賈遠地花客，麪集於此，花天酒地，無分晝夜，於是金錢糞土，日費百金，宵小乘機，治安堪虞。舉民八月幸苦所得，大部消耗於此，囊盡手空，重返故鄉，十月以後又復冷落一隅，此種現象，各區如此，無年無之，甚非舉區之福。今後負責舉區者，自應力革此種畸形現象，對於舉民之管理與訓練，舉區之整飭與組織加以徹底整頓與實施，今之所謂管教養衛者，似可以舉區作一單位，重頭做起，或有補於目前之頹勢？至於如何訓練與組織，擬不舉實際辦法，希主持舉區設計者注意及之，則直接間接均有裨於舉區之開展，然乎否乎？

### 五、完成舉區工程建設

舉區主要工作，為蓄水沖淡鹽分，及排去鹹質。據土壤分析結果，舉區土壤含鹽成分，為一百克土中有〇、一九〇—一〇、四五〇克，此等鹽分之高低，依工程建設而減少。舉區設計，原規定二十五畝為堦，堦間有溝，四堦為畦，畦間有溝，四畦為溝，溝間有河，溝河有港，寬窄有度，古代井田制度，以今用之。大有晉大尊裕華通海華成諸公司，均有部份完成，一面蓄水，一面沖淡，借工程浩大未能全部告竣，而開舉面積因之亦未能擴大。今後築堤攔潮，開河蓄水，為公司開舉先決條件，我蘇省府當督導並協助其實施此項工作。

舉區有五大河港，可以引水，可以蓄水：自北至南有射陽河，長一百七十二公里，直線長約七十公里；稍南為門龍港，長一百一十公里，直線長約六十公里；再南為新洋港，長一百四十公里，直線長約七十公里；其次為王港，長七十公里，直線長約五十公里；最南為竹港，長七十公里，直線長約五十公里；均通過舉區，可為沖淡鹽分之用，惟亦須施以相當工程。

其次前江蘇省殖設計委員會，設計濬河計劃，頗為周詳，戰後仍可應用；當勿以明日黃花視之，其計劃如下表：

區別	剖面 (方公尺)	距離		土方(立方公尺)	挖土期	費 (元)	用地
		公里	公尺				
第一區	一一三	二七	一一七,〇〇〇	一三,一〇〇,〇〇〇	一年	一,三〇〇,〇〇〇	淤黃河——門龍港
第二區	一一二	一〇八	一〇八,〇〇〇	一二,一〇〇,〇〇〇	九月	一,二一〇,〇〇〇	門龍港——角斜
第三區	一一三	一一〇	一一〇,〇〇〇	一三,四二〇,〇〇〇	四月	一,三四二,〇〇〇	角斜——呂泗
第四區	一一二	五〇	五〇,〇〇〇	五,六〇〇,〇〇〇	四月	六六〇,〇〇〇	淤黃河——陳家港
全區	一一二	三五五				四,五一二,〇〇〇	陳家港——呂泗

## 六 厲行土壤改良

鹽鹼區土壤鹽分之含量，已如前述，所幸多為白鹼，White Alkaline Soil而非黑鹼，Black alkaline Soil。白鹼主鹼鹽類為氯化鈉硫酸鈉，而硫酸鈉之含量甚少，為能溶解於水之鹼土，可用淡水沖洗；黑鹼為不能溶解於水之鹼質，含多量之硫酸鈉，(硫酸鈉之產生為鹽化鈉與土壤中鈣之鈣起交換作用，產生氯化鈉及鈉土，氯化鈉被水洗去，鈉土則水化而成氯化鈉，再吸收水中之二氧化碳，與碳酸鈣化合而成碳酸鈉)。與土中腐植質作用，使土壤變為黑色，其地之下層每為柱狀構造，為害於植物之生長。蘇北鹽鹼區，既為白鹼，則改良為易。改良之有效辦法如下，希主持墾區者行之。

(1) 灌溉——於田之四周築埂，當積雨水，溶解鹽分，隨水流失，或引河澆淡水，沖洗積鹽，故工程建設實為重要。  
 (2) 蓋草——冬季種葦科植物如黃花草，春末割去，埋於土面，此其一；或取本區之茅草蘆葦，蓋土面，皆可減少土壤蒸發，使下層鹽分不能上昇，同時草類腐爛，增加有機質。凡有草蓋之作物，發芽生長均佳。

(3) 客土法——通常分兩法，一種挖溝渠之河泥，加於田面；一種先將表土移去，加添新泥後，仍將表土鋪好，前者省工，後者効著。

(4) 種植耐鹼植物——當於下節詳言之。

(5) 施用酸性肥料或其他酸性物質——表土多不施肥，最多蓋草而已，今後應提倡施用酸性化學肥料，如硫酸銨，或其他酸性物質，如煤炭燃後之殘渣。

(6) 疏鬆表土——將表土翻鬆，切斷毛細管，減少土壤之蒸發。

(7) 刮土——刮去土壤表層之鹹土。

(8) 種植或施用綠肥——種植或施用綠肥植物，中和鹼性。關於土壤研究方面，江蘇省墾殖設計委員會，與中央大學農學院合作，舉行江蘇鹽鹼區土壤之分析，南通學院農科舉行之鹽鹼區土壤分析，及東南裕華公司舉行之鹽鹼區土壤改良試驗，戰後仍當與各學術機關繼續合作。

## 七 舉行抗鹼植物研究

鹽鹼區含鹽分之高低，可於生長草類之種類辨別之，而鹽鹼

之先後，亦於是乎。草類分四個階段：  
(1) 蘆葦——生於白鹼土中，為含鹽分最高者。蘆葦又分三  
種，蘆之差池，又憑其種類。紅色矮蘆高僅半吋，綠色矮蘆高自  
半吋至三吋不等，綠色矮蘆高三吋至四吋。

(2) 綠毛草——生於含鹽分較低之白鹼土中。  
(3) 茅草——生於含鹽分更次之白鹼土中。

(4) 蘆葦——生於鹽分最低之白鹼土中，凡能生長蘆葦者，即  
可種植，今之鹽區大而積蘆葦區，尚未建設工程，從事開墾。

此種生草程序，除與鹽分高低相關，而與距離海邊亦互有聯  
繫。即蘆葦生長地近海，而蘆葦則遠海也，茲以直線示之。

(一) 海水(海邊)——(二) 蘆葦(紅色矮蘆)——綠色矮蘆  
綠色高蘆——(三) 綠毛草——(四) 茅草——(五) 蘆葦——(六)  
可種作物(棉)。

吾人已知草類與鹽分含量相關，則今後對於抗鹼植物之研究  
，自屬刻不容緩。據美國殖殖專家侯德氏 H. H. Ford 研究土壤中  
抗鹼植物，共計九十九種，(一) 牧草類計四十一種，以苜蓿  
Alfalfa (Medicago Sativa L.) 能抵抗白鹼 NaCl 含量 2000-7100。  
(指每英畝四英尺深土中，所含鹼質百萬分率而言)，黑鹼 Na<sub>2</sub>S  
O<sub>4</sub> 含量 300-900。苜蓿類 Bromo Grass (Bromus sp. Mis.) 能  
抵抗白鹼 N-230。(N 指最低數量) 黑鹼 N-630。蘆葦 Rott Grass  
(Distichlis Spicata) 能抵抗白鹼 30000-50000，黑鹼 N-8516。

為其他作物所不及，惟結子極少，難於繁殖，故栽培亦少。其他  
如蜀黍類 Sorghum 蘆粟 Soccharine Sorghum 抵抗皆強。(二) 穀

類作物計七種，以小麥 Triticum Vulgare 能抵抗白鹼 N-2364，  
黑鹼 N-11823。稻 Oryza Sativa L. 能抵抗白鹼 N-10000，黑鹼  
N-10000。在埃及及土耳其栽培皆極佳。(三) 根用作用及蔬菜  
作物計八種，以甜菜類 Sugar Beet (Beta Spp.) 幼時能抵抗白  
鹼 N-15000，長大時能 N-80000，黑鹼為 500-700。美國地作  
物中甜菜最佳，惟土中白鹼超過百分之二〇〇〇——三〇〇〇  
者，或黑鹼五〇時，即難使幼苗生長。又土中食鹽及硫酸過多  
者，其品質不適於製糖。(四) 纖維類計三十七種，以棉 Gossypium  
Spp. 能抵抗白鹼 N-60000，(棉步毒試驗結果) 及 Beta  
Spp. (包伯度試驗結果)，黑鹼 4000-6000。埃及及土植棉類佳，  
凡含百萬分之五〇〇〇以下生長皆良好。(五) 避風及籬笆樹木計  
六類，以石榴 Pomegranate (Punicagranatum L.) 抵抗鹼質最  
強，適於鹽鹼區作籬笆之用。

觀乎此，吾人應分全鹽區為南通如皋東台及鹽阜四區，從事  
抵抗鹼土植物之研究。此項詳細計劃，即由江蘇鹽區管理委員會  
負責主持，並與蘇省各研究機關合作辦理。

### 八、結論

本文論及鹽殖政策應行確定者一，鹽區內部組織與貸款，及  
鹽民應舉行相當訓練者各一，技術建設者三。或為鹽區已實行而  
須加強，或未舉辦而須即辦，或已具雛形而須擴充調整者，僅就  
所知，略加討論，能否有裨於我蘇北鹽區之整理與拓展，是在  
邦人士之指正焉。

## 商報

▲旅滬江蘇同鄉會上月對貧苦同鄉之救濟，計有六十餘起，共支付國幣七千另六十元。上月廿日舉行交誼晚會，節目有國樂及魔術，到者三百餘人。  
▲建設廳長成靜生，原駐桂林主持江蘇建業公司，近撤退至貴陽，建業公司聞有停辦訊。  
▲駐錫偽江蘇省保安第六大隊長馬煜(周阿福)，於五月十六日半夜，在無錫城中賭罷深夜歸去，途中被人殞斃殞命。事後據一般猜測，係偽特高科長董惠民所唆使，由馬可見偽醜之暗中磨擦及其陰謀之狠毒。  
▲崇明旅滬同鄉會，前由王達辛、陳學淵、郭樹權等發起以來，各項籌備工作，均已進行就緒；近並經市社會局暨市黨部核准組織。該會擬定十月初假小什子街子街立信大樓，召開成立大會云。

# 戰後復興江蘇農業經濟的幾個原則

楊壽標

江蘇自八一三事變發生，即首當其衝，現在仍呻吟於暴敵淫威之下，如與各省相比，淪陷的地方較廣，淪陷的時間也較久，將來光復以後，千頭百緒，一切都要以「再生」和「革新」的精神進之；雖然復興工作異常艱巨，但祇要預為計劃，妥為執行，也許嶄新的江蘇因以誕生，這就要看我江蘇人士的努力如何了。

美國華萊士副總統訪華，曾於六月二十七日在成都發表如下的演說：「四千年以來，中國認為農民是一切文明的根本，不幸在現代的工業國家中，理論上有一種傾向，就好像工業比農業在實際上更重更基本似的，這是一種錯誤。在現代情況之下，農業的改進必須和工業的發展，齊頭並進。祇要把美國和蘇聯最近的經驗加以分析，就知道這個意見不錯」。在這勝利在望全國上下正在商討如何復興之際，我們一方面一定要堅持工業化的主張，並且促其迅速實現；一方面還要注意農業，努力設法改進，使與工業的發展，齊頭並進；在這種態度之下，我們可進而討論戰後復興江蘇農業經濟的原則。

(一)應與全國的農業建設相配合。江蘇是中國的一部份，一切建設，應在中央統盤總籌劃之下與全國相適應，所以江蘇的農業建設應與全國的農業建設相配合。從前國內一部份人士，主張省區經濟，提倡省的自給自足，這是一種不經濟不合理的主張。在現代潮流之下，實無存在餘地。就農業建設而言，江蘇應當就其氣候、土壤、地勢、等等作最有利之利用，使其對全國能作最大之貢獻。據金陵大學調查，根據全國各地氣候、地勢、土壤、作物、和農事等情形，以從西到東的淮河為界，將內地劃分為兩大地帶，一個是小麥地帶，一個是水稻地帶。小麥地帶可分為春麥區，冬麥小米區，冬麥高粱區。水稻地帶可分為揚子江水

稻小麥區，水稻茶區，四川水稻區，水稻兩種區，西南水稻區。此外邊區地帶，又可分為大豆高粱區，北方游牧森林區，西北玉米區，西方原有青稞區，四個農業區域。而江蘇就是包括在揚子江水稻小麥區之內。所以江蘇的農業建設應當特別着重在水稻小麥方面，以發展其所長而使能達最大的利用。

(二)應與工業建設相適應。江蘇因為地理，交通及其他種種的關係，工業特別發達，若者相信戰後除國防工業應移植不易為暴敵威脅之地區外，普通的工業還是會在江蘇發榮滋長的。同時農業的改進，必須由工業部門供給優良的肥料，藥品，和工具等等，而工業化所需要的原料和勞力，也大部份需要農業部門來供給。要求農業部門供給工業化的原料和勞力，當然要以農業部門具備足夠的原料和剩餘的勞力為先決條件。況且華萊士副總統說得好：「國內市場最簡單的形式，是農民把食物賣給工廠裏的工人，再買回工廠工人所製成的物品這樣一種交換。但是如果農民對農業效率不提高，無利可圖，不能受到教育和享受好的生活水準，那麼，他就不能充分購買工廠的出品」。所以江蘇農業建設應與工業相配合，是根據很自然的事實。現在國內農村工業化的運動正在澎湃，農業和工業的關係更密切，其應相互適應相互配合自然是更毫無疑義的了。即以農業生產而論，我國以往都以人工為主，所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滯於農村，不僅產量不能增多，工作效率也極為低微。據金陵大學的調查研究，我國和美國農業工作者的效率比較，相差最大的如小麥生產，我國每公頃所需人工鐘點為六百，美國祇需二十六，相差達二十三倍強；最小的如棉花生產，我國每公頃所需人工鐘點為一千六百二十，美國祇需二百八十九，相差亦達五倍強。所以戰後應想提高江蘇農業



產量，必須提倡使用機器，實行大規模生產。但使用機器，也有許多先決條件，如（一）改革田賦單位，制定適當面積的經營單位，使合於機器利用，並使農民得較合理的經營。（二）大量購買新式農業生產工具，貸借給農民，由農民分期償還購置生產工具的價款。（三）大量訓練使用新式農業生產工具的人才，分赴各地指導農民使用。

（三）應積極推進土地政策。土地為生產要素之一，尤其是在農業方面，土地一項所佔的重要性特別大，所以戰後江蘇要復興農業，對於土地問題應加以注意。總理主張要在政治上法律上劃出種種規定以保護農民，曾於民生主義第三講裏說得很明白。江蘇此次遭劫最深，戰後人民流徙，土地荒蕪，其所遺留無主之土地以及人口減少之土地，正可利用時機，於收復之後，予以重行組織，並積極推行土地政策，其要端不外：（一）擴大農場經營的單位面積，使適合於利用機器生產。（二）扶植自耕農，由政府照價向地主收購土地，轉售於農民，由農民分期償還地價。（三）開墾荒地，增加產量。（四）繼續興辦農田水利工程，改良農業生產環境。（五）詳細考察全省各地土壤、氣候、雨量等，然後決定栽培作物的種類及數量（不必拘泥於本省自己食用的東西）。（六）獎勵並協助合作農場和集約農場，限制土地的集中而鼓勵經營的集中。總之戰後江蘇土地政策的推進，必須達到民生主義農業政策的兩大目標——平均地權和地盡其利。

（四）應實行科學化合理化。現代各國農業技術改良的趨勢，大都是在提高生產效率，防除作物災害，克服自然環境的限制，和控制農產物的品質這幾點上力求改進。以往在實驗室中的研究，目前已完全付諸實施，因此一國農業的興衰，應當以這個國家農業科學的發展程度為依歸。農業科學化之在我國，歷史很短，但最近幾年發展的情形來看，成績是可以相當樂觀的。單就農作物的一項而論，在戰前（民國二十五年）全國從事於農作物品質改良的機關，已經有一百二十七個單位，對於小麥、水稻、棉花、大

豆等項的純系育種工作，已經有相當的成績。如金陵大學的大豆純系三三七號，經過五年以上的繼續試驗，增收率可達百分之四十五。又如中央農業實驗所在廣西育成的優量品種，計有水稻二十六種，平均增收率為百分之三十；小麥兩種，增收率為百分之三十五；玉蜀黍兩種，增收率為百分之四十五。尤其可貴的是中央農業實驗所沈宗翰博士所指導育成的「中農二十八」小麥種，不僅產量增收率提高，並且還有強大的抵抗風病的能力。如果這種改良的種子能夠普遍的提倡應用，對於糧食產量的增加，必是大大可觀。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美籍總技師勞夫博士的估計，如果水稻品種能夠普遍的應用改良種子，每年的產量可增加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約在兩萬萬担左右，這種數字增加，即可驚人。所以戰後江蘇復興農業，應在中央領導之下，實行農業科學化，方才可以不減少或損害土地永遠的生產力，而獲最大的總收益。至於改進農產運銷的管理而使其合理化，也是改善農村經濟增加輸出的重要方法。過去江蘇農產的運銷，大都操於商人行販山客水客、以及牙行手中，農產收穫以後，農民首先就受到這種中間商人的剝削，所以戰後應當注意運銷合作社的組織，減除中間商人的所得，使農民不致受不必要的損失。

上述四大原則，其根據總理遺教並針對當前情況而提出的，此外如農村債務的整理，農村副業的提倡，農貨業務的配合，農業保險的推廣，以及健全農民羣衆的組織，移民邊疆從事屯墾事業等等，以限於篇幅，不及一一論列。

著者深信以江蘇土地之富庶，人民之勤敏，倘能齊心協力在政府領導之下來從事復興江蘇工作，一定能達成任務，使全蘇人民早登富強康樂之境，願吾蘇人士立定決心，繼往開來，為新江蘇奮鬥，努力！

# 陷區百相

葛建時來渝述職後之談片

## 汪傀偶病困名古屋

偽組織首逆生死啞謎之大揭曉

陳逆公博兼攝偽主席壇赫一時

（本報記者）汪逆自南京逃渝後，其偽組織首逆生死啞謎之大揭曉，陳逆公博兼攝偽主席壇赫一時。據各方消息，汪逆在渝病勢日趨嚴重，其偽組織首逆生死啞謎之大揭曉，陳逆公博兼攝偽主席壇赫一時。汪逆在渝病勢日趨嚴重，其偽組織首逆生死啞謎之大揭曉，陳逆公博兼攝偽主席壇赫一時。汪逆在渝病勢日趨嚴重，其偽組織首逆生死啞謎之大揭曉，陳逆公博兼攝偽主席壇赫一時。

復蘇月刊 第二卷 第七期

汪逆在渝病勢日趨嚴重，其偽組織首逆生死啞謎之大揭曉，陳逆公博兼攝偽主席壇赫一時。汪逆在渝病勢日趨嚴重，其偽組織首逆生死啞謎之大揭曉，陳逆公博兼攝偽主席壇赫一時。汪逆在渝病勢日趨嚴重，其偽組織首逆生死啞謎之大揭曉，陳逆公博兼攝偽主席壇赫一時。汪逆在渝病勢日趨嚴重，其偽組織首逆生死啞謎之大揭曉，陳逆公博兼攝偽主席壇赫一時。

心白

### 屯溪東西行 至陷區及內來兩路

據海至自為... 屯溪東西行 至陷區及內來兩路... 據海至自為... 屯溪東西行 至陷區及內來兩路... 據海至自為... 屯溪東西行 至陷區及內來兩路...

一三



# 敵偽如何「解決」上海糧荒？

應杰

敵偽變革統治下的上海，現在因各種日用物品的極度缺乏，已使昔日號稱國際第六市場的現代都市，在急劇的向着毀滅的路上前進。目前我們在上海耳濡目染的是：在敵開高唱「大東亞聖戰必勝」聲中，敵偽各大工廠商店的倒閉，軍奸們相互火併的槍聲，以及小市民羣因饑餓而發出的哀號……

## 一、糧食恐慌已到極點

「糧食恐慌」在上海，自抗戰發生以來，已不算希奇，目前因敵軍「當局」的再度加緊搜括江南陷區糧食，使上海連賴以勉強維持的少數糧食，亦無從獲得，因此更造成了空前的糧食恐慌。現在已有許多人在憂慮，今後在上海將會看不到一粒米或是一顆麥，實際上這不是杞憂，事實的演變，確會造成這樣的局面；因為凡是較可耐飢的糧食，都被敵偽軍及一批漢奸走狗們搜括去了，剩下來維持市民殘喘的只是極少數的一些糧食罷了！

在這種局面下，糧食恐慌的嚴重，已不是像過去幾年間還能捉摸見到的敷衍過去，所以上海敵軍「當局」也不得不將這個問題讓給了「租界自治」後的「偽國當局」去處理了，這就使「租界自治」

的嚮托，自然不得不來「研究」一下，因此偽報上都大做起「解決目前本市糧食恐慌」的文章來。

在這裏，我們不妨先檢討一下，目前上海糧食恐慌問題的解決究竟有多少可能性？

戰前上海糧食的獲得，大部來自蘇浙皖邊區產米區域，此外則更須以洋米補充。戰後蘇浙皖邊區產米區域仍為敵寇盤踞，但這一地區亦即為東南人口稠密之處，戰前因勞力過剩之關係，糧食產額雖豐，然亦因人口衆多，所產數量除自給外，所餘亦已無幾。戰時雖因人口減少，可望有較多之餘糧，但人口減少後，勞力亦隨之缺乏，因而也影響了糧食的產量。另一方面，敵偽軍需之消耗，就佔了全產量四分之一強。蘇浙皖邊區雖為產米區域，但亦僅限江蘇之蘇錫，浙江之甯嘉（嘉善、嘉興），皖之宣（宣城）蕪（湖）一帶，其他各縣仍為缺糧區域。戰前一般糧食之供給，均賴湖漕等鄰省餘糧接濟，現湖漕一帶產米區域均為我軍控制，即使其他敵佔區內尚有餘糧可供接濟，而現時交通不便，加以運輸又困難，況目前敵佔區內，所有糧食全被敵寇搜括殆盡，諸如上述之情形，試想如何解決目前上海五百萬

市民對糧食的需要呢？在這無法解決的情形下，軍奸們「研究」結果的辦法則是：「加強配給制度，和有計劃的逐步提高糧價」。

## 二、戶口米變了棉紗布

提起上海的糧食「配給」，我們就會追溯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敵方完全控制下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所謂「戶口米」。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因為當時京滬杭沿綫的敵軍軍糧，已感到有不敷供應之苦，於是敵人便乘機攫奪了上海的公共租界，（實際上法租界也已同時被淪於同樣命運）而當時上海市內糧食多至數千餘萬包，早引起敵軍的覬覦，於是便一一加以調查後，分派敵兵把這許多米糧看押起來，因此不知有多少食糧國戶破了產，甚至因破產而自殺！

自這批國米遭沒收後，其第二個剝削糧食的步驟即為實施所謂「計口授糧」。三十一年一月間就施行它的「戶口米」的配給制度，當時規定每日按每戶發售「戶口米」一次，數量僅足果腹。自此以後，上海的食糧市場，已全為敵軍所操持。「戶口米」自實施「配給」以後，因當

時米的來源並不感如何困難，而在市區內又有大量的食米囤積者，所以並不會引起一般市民們的過度恐慌。在價格方面，大致上也還保持着和我蘇浙邊境各縣相彷彿。但不到半年後，隨着時形發展下上海人口的激增，以及敵區內勞力缺乏的影響，而演變成了目前上海糧食恐慌的極端嚴重性。

糧食來源絕跡後，「戶口米」的「配給」也隨之中止了。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雖尚能不規則的「配給」一些雜糧，但三月份起連雜糧也停止「配給」了。黑市米價已步減每石四千八百元（偽幣）以上。在這樣的情形下，一般貧窮的小市民，自然都陷於死亡和飢餓交迫中，而同時市面也起了很大的波動，物價因此而急劇的上漲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偽組織的囑咐們是不得不請求其主子有所「指示」。囑咐們在其主子「善意的督促下，終於配給以一些火柴，肥皂和「實施棉紗布統制」後所沒收的棉紗布之類的織成品，抵補了沒有配發的糧食。

現在上海敵區內的人民，在他們日常的生活上，雜糧已是延續他們生命的主要物品，火柴棉布之類，雖在日常生活上，也是不可或缺的東西，但自然沒有像糧食一樣的能立刻解除他們飢餓的威脅；因此大多數對敵偽的這種處置表示深切的不滿。

復蘇月刊 第二卷 第七期

。偽報也紛紛責難這不是根本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但正當議論紛紛的時候，敵人的憲兵和汪偽的爪牙們已指出這是破壞「大東亞共榮圈」背叛「和運」的論調，並聲言如仍有人繼續談論此項問題，「一經查覺即依軍法論罪」。

在這裏我們又會奇怪糧食既然絕跡後，難道上海真的已成爲無米的世界嗎？在敵軍和軍奸包庇下的腰纏萬貫的富商大賈們不也要受飢餓的恐慌嗎？不，這一羣沒有靈魂的傢伙，還有「黑市米」在苟延着他們的殘喘呢。

### 三、黑市米支配着市場

那末黑市米又從何處來呢？

黑市米的來源，部分也像和黑市糖，敵人發現的囤積，或經過賄賂敵僑人員從其他地區設法運來，但數量很少，據一般人的估計，約在滬市人口必需量百分之三十左右。大部則依賴鄰近上海各縣的鄉民，藏於腰間繫帶，背着高險偷過敵人的封鎖線而運來的。我們不要以爲很少數的繫帶，怎樣能佔上海全市區黑市米的大部呢？他們的人數，實在太多了！因爲這樣，所以我們可以在上海的街頭巷尾，看到成羣的鄉民提着小包裏或是小麻袋之類到處往來叫賣着「白米要噉」。

黑市米雖也違反敵偽所「頒行」的「

統制糧食法令」，但真的依照偽組織「戰時糧食統制暫行辦法」中所規定逐條實行起來的話，黑市米當然毫無問題可以因查禁而絕跡。但因此所引起的結果將是怎樣，敵偽「當局」對這一問題自然是明白不過的，因此在一當局「授意下的警捕們，便讓黑市米盡量的存在着，以緩衝無法配給的「戶口米」。

黑市米在這樣的情形下，因而成了它的特殊地位，敵偽因爲它有「維持市面繁榮」的功績，放縱着不加取締，而購買黑市米的大賈們，自然不在乎錢的支出，因此黑市米已成爲天之驕子，它可以盡量的抬高到不敢令人置信的價格。就以最近二月來的價格來說吧，二個月以前黑市價雖已有了驚人的價格，每市石計爲二千三百元，但在這一時期，「戶口米」正已停配多時，市面已趨極度不安，更爲黑市米造成良好的機會，遂由二千三百元飛漲至三千三百元，往後看看「戶口米」仍沒有「配給」的希望，再逐步漲上去，而至四千八百元一直突破五千元（均以偽幣計算，照偽方規定折合法幣便超過萬元），這當然還不是黑市米價的最高峯。

因爲黑市米價的繼續上漲，「戶口米」又幾個月沒有「配給」，上海市區到處，已可看到瘦骨嶙峋的餓殍在街頭輪倒着，但，沒有輪下的市民們，又有誰能夠保證自己沒有這樣的一天呢？

# 「和平區」中婦女們的厄運

岳瑩

在汪逆統治下的「和平區」，婦女們的命運，是極慘苦的。

汪逆統治的許多地區，在過去，城市和鄉村原有極大的分野，城市婦女生活的分野也是極大的。在目前，這種分野是更擴大了。

鄉村婦女的實際生活情形，因為男子勞動離農村，更增加了婦女們勞力的負擔。她們不僅要撫育子女，而且還要一身兼顧着過去絕對由男子擔任的許多過度的勞動；同時，汪偽組織還不時的要徵用臨時力役，這種工作同樣的是由那些還沒有脫離鄉村的青年婦女所擔任的。如「清鄉區」中的修竹排，築路時挑泥，搬磚等，這種臨時力役的徵用，原因是被徵出去的壯丁大都供給敵寇用於戰爭第一綫去充了砲灰！

至於生活在城市中的婦女，則又有一「智識婦女」(即不參加任何生產活動與勞動的)婦女的分野。

「智識婦女」除國軍撤退時及現在還在繼續不絕地逃向內地或留於蘇浙皖各地敵後從事對敵鬥爭者外，大多是依戀於城市中，用不斷的刺激來麻醉自己！她們將隨汪逆偽組織及敵寇統治的存毀而存毀！

## 一、生活在腐化與麻醉中

這些留下來的智識婦女，她們大都是供職於汪逆偽政府組織中。如中、小學教師，報社，通訊社，圖書館或其他文化團體，劇團，以及「清鄉政工團」或「敵後救國會」等。此外，較高者如「玻璃杯」，「下馬者」或「女侍者」，如偽組織各院部會中也有極少數的幸運兒在擔任着「職務」。

她們除了汪逆過去培植起來的「老班底」是有計劃的，甘心去做敵寇的奴才者外，大多數是被迫着——為了生活與汪逆走狗們的脅迫——而參加到所謂「和運陣營」的。她們一面在敵寇汪逆的推使下幫助敵偽吮吸我們同胞的血，一面却在對自己的良心說道：「這是違背了中國人的為人的道德的！」她們的人性，就是這樣的被敵寇汪逆的刺刀皮鞭在剝奪着！正因為她們發現了這良心上的黑點，所以她們益發感到苦痛，但她們並沒有把這種苦痛用一種偉大的行動來沖淡它，却是在這種苦痛之前俯首了！為了她們良心上的這一黑點——使自己忘記是中國人——她們唯一的辦法就是麻醉！讓自己的生活更腐化，拋卻過去任何值得矜戀的回憶，甚至吸取了「日出」中「陳白露」的厭世思想的全部而把她們的人性部份泯滅！任意玩弄

## 二、「走向家庭或社會」

在「和平區」中，由於還有看很多的智識婦女留下來，所以一談起婦女問題：走向家庭或社會，回到廚房，婦女解放、婚姻問題、職業問題，戀愛問題：無所不談。而且也有看「三八婦女節」日。偽「浙江日報」的副刊甚至開有「新婦女」；偽「新中國報」也有婦女與兒童的專欄。其他各偽報都經常的談着戀愛問題，夫婦關係，職業指導，家庭常談等。支配着婦女問題理論中心是，反對男子中心社會下的婦女生活而同時却倡揚「新」的賢妻良母制度。婦女問題所談的只是家庭、社會、婚姻、戀愛、職業等，而社會活動上的參政問題是從來沒有提及的！其次，在行動上，她們只在幾處大城市的刊物上有着文字活動，而對於智識婦女層以外的勞動婦女(城市中那些村中的)是漠不關心的，她們沒有把那些女同胞的命運和她們自己的命運聯結起來，她們是孤立的。事實上，她們並不需要行動，她們只要「安靜地活着」，讓自己

男子們，也任意讓男子們玩弄(當然敵寇指使下的奴才們)只求眼前可以舒適地生活，便任敵寇蹂躪奸們去凌辱！然後讓自已「在靜悄悄中腐蝕下去」！

成爲敵偽的裝飾品而已。

對於家庭或社會，她們歪曲的看法，大概是這樣的：「在家庭中得做個十足的賢妻良母。在社會上，得負起男子一樣的責任」。這責任就是參加「和平運動」。她們認爲：「說這走向家庭去也好，說這走在社會上也好」，但同時：「假如要再徹底問一下，走向家庭，我到底做了什麼？走向社會，我又有了什麼貢獻？我就沒話回答了！」

在婦女教育上，她們從歷史上的成見再加上一種「身」的曲解，認定「其區別處只在特別意識而已」！即是從男女性格的比較上而肯定「女子操作家政事實上比男子爲有能」！

### 三、夫婦關係在這樣維繫着

繫着

在「和平區」的都市中，由於「愛情建築在金錢上」，多數的婚戀都不很美滿。『離婚啓事』的廣告幾乎是俯拾皆是。因之，他們要求「家庭中的主婦們，處處應爲丈夫想，特別的體諒他，這樣物價高昂，生活困難的時期，在物質方面不如自己的人，真是太多了，更應爲丈夫着想，即使他失業，無力維持生活我們也應諒解，也應深切的安慰他，不要使他灰心……」等。

她們更進一步的開揚這種都市的夫妻

關係的觀念。認爲：「做妻子的首先必須具備如何使家庭對於丈夫發生強烈的吸引力的常識」。她們由此而列舉出了幾種「主婦必備的技術」：

(一)烹飪法，即是宴會燒可口的菜蔬，重要的是要能迎合丈夫的胃口；(二)佈置法，即是要使「鴿子窠」的房間能夠「美化」起來，能夠裝飾房間；(三)內心與外表的修飾，即是要她們從身上來加以裝飾。「丈夫歡喜妻子指甲上塗克林地生色的蔻丹，你偏塗起橘紅色的來，這樣雖不過是觀感上的不快，可是也足以構成更可怖的後果」。她們由此而下着如下的結論：「聰明的妻子一定善於利用巧妙的修飾法保持丈夫給她的愛情的」。

### 四、如此「神聖」的戀愛觀

一個「不是婦女」的漢如曾經這樣地說：「我們必須使大家知道，戀愛是神聖的，惟戀愛方始能爲青年婦女們視爲神聖的事業，神聖地去從事」。正因爲主張「戀愛是神聖的，因此他第一反對女學生談戀愛，因爲戀愛兩字不容易談」。第二，他又反過來說「戀愛出於人類間性的本性的要求」而「不能禁止」的，他推翻了極端的「童貞」或「重肉」的戀愛觀，而倡導一種「兩性要素混合起來」之「二元」的「戀愛論」。

由這「混合」的結果，他們的「戀愛觀」

的祖宗——希特勒——的思想意識便在他腦子裏翻版了：

「一婦女不過是人類的生殖的機關，這是常常聽到一些蔑視女性的男人說的，這却太把婦女的地位其他特有能力給忽視了，然而，我們即使依照他們的話，婦女也是不應該被輕視蔑視的，他們祇以爲生殖是平凡的，原因却就在他們不知道生殖的崇高，而有牠的價值的緣故。婦女在生殖方面所負擔起的任務，的確要比男子的任務來得重大得多，如果人類能夠認生殖是人類中最神聖的一件事物，那麼，婦女便不會像今日般地受人輕視了。」

「我國向來對於生殖這很善運的事務，不像別國那樣獎勵生殖，因此中國婦女的社會待遇，太不如別國，他爲什麼不說德國呢！——筆者——，而受男子的蔑視了」。

### 五、「家庭關係」與「母教」

母教

關於家庭關係，他們一樣的倡說「家庭爲國家的基本組織」。同時更主張「家庭之主持者爲婦女，因此草率家庭，應自提倡婦女家課教育始」。由此而倡爲「全國家庭科學化之運動」。

在這里，她們一方面主張「科學化」，而同時却抬出了「中國古已有之」的「治內」，所以「家庭的好壞，完全全以

婦女為轉移」的神龜（意即像湖南省士語...）

我們不否認五四以來的婦女運動有着... 很多的缺點。在當時，以至今天也還有...

同時，她們更用這樣的鈞領給更多的

死守衡陽之方先覺軍長

此次衡陽會戰，我軍以孤軍堅守衡陽... 方先覺軍長，是這次死守衡陽...

婦女們：「我們果然反對封建思想，反對...」

六、一個總結

綜之，在奴才政權下支配智識婦女之... 思想的理論的特質為：

起的時候，當時的口號，原是為民族解放... 而戰爭：：：：：自一九三八年近衛...





娼妓院類形發達，特別是大煙館，到處公開售吸，儼如茶樓酒館，大張招貼，有所謂「龍雲閣」者，規模如大旅舍，裏面有房間，有役侍，光顧者日以數百計，據友人柳君談：「大烟在此，如紙烟一樣，來客登坑，毫不以為奇蹟」，數人毒化之烈，有至於此！

離城十幾里就有中央部隊，津浦綫上常遇到英勇的襲擊；魯方人員也常說：「終歸是咱們中國勝利，時候也快了」。老百姓已沒有呻吟，他們具有異樣的堅強與容忍，準備着有他們的一天來到，從他們真誠賤賤地招待內赴青年，幫助解決各種困苦，可以看出他們底情緒，尤其其富商大賈們，排擠陌生的客人，毫無顧慮，這種亢直重義的精神，令人一驚。

### 三、陰陽道口

徐州車站的票，很不容易買到，買票的都先一天排成很長的行列，在售票處門口等待，由早晨五六點鐘，站到十一點鐘，還全只能買到三分之一，旁邊車站對面吃茶館似的日本人，不許你亂動。我們竭盡疏通力量，托人買了兩張二等車票，隨上車現被檢票員去一百元信「聯幣」。(合法幣八百元)換冷清的說：「你們是向那白去的。自己心裏還不明白」？我們的派員繼續好，雖然露了馬脚，却沒有遭受皮鞭冷水的光顧。

歸德(西邱)車站，像一座荒涼的鬼門關，卻又不容你不提，我們倆擠在人叢中，這一道符「鬼」着，一羣眼卻被扣了進去，幸賴有歸德商舖介紹信，才能在二小時後擠出，這一夜飢、凍、疲、倍受痛苦，好幾次幾種了全身的衣服，用皮鞭威脅；敵軍以後他還有些風聲鶴唳，精神失常。

心裏掛着陰陽界的難關，萬分焦慮，旅館主人很好，代備了兩輛架子車前到界首(中央軍區)。路上只有徐州是鬼子的最前哨，我們小心穩當的繞過徐州南端(鬼子駐地)，沿途儘量避開敵軍，沒有一點困難；只不過看見兩個騎腳踏車的土匪，把走在後面的一對青年男女劫去了。我們終算平安地穿過約有三十里路的緩衝區，到達了國軍駐地的自由天地，一顆懸掛着的心，方才放下。在安徵方溝鎮時見牆上的領袖肖像，週身感到說不出地緊張和興奮。

後方的空氣，含有硬性的刺激性，使我感覺自己年青，更應該步上抗建的路程；界首集所給我們的印象——地是那樣的小而窄，但却非井井有條，土城、壕溝、防空洞、街道、崗亭，都很整齊而清潔，道旁新植的樹木，覆套上保護樹芽特製的六角架，倒也別具一種風味，總之到處表現了地的力量與進步，她如一顆春日內幼芽，蘊藏着無比活力，在一天天地茁壯。

### 四、洛陽遠却

洛陽彌漫了戰鬥氣氛，眼着當即是暴風雨的前夕，敵機不斷的來擾亂，警報拉拉長長沙啞的響着，在淒哀地叫喊，豫東終于展開了激烈的戰事，局勢一天天地緊張，我們又開始了流浪生活，臨時加入了幹訓團某部，因工作戰部繁，奉命到後方警戒，臨走的那天，大夥兒在敵機轟炸聲中啼噓地離開了這古城。

我們也各背上一桿步槍，担任些不重要的勤務，公路上汽車往來頻繁，馬車，人力車滿載着春風歸雁匆匆地趕路，塵煙常捲了路人。後方秩序一天天地變壞，漢奸因之大事活動，在洛甯，有一個漢奸乘黑夜奪橋槍械，終被咱們英勇的弟兄捉住，割下了他底腦袋！

沿途老百姓早把糧食什物搬上山，什麼吃的都沒有得買，白天敵機盤旋，夜裏我們沿公路佈置警戒，讓老百姓，眷屬，和輜重後撤，一隊隊担架着的傷兵徐徐地過去，五月裏的風清快的拂向柳梢，田中的麥穗已無金黃，咱們的部隊為保護這可愛的山河，還堅持在猛烈炮火下的陣地裏。

情況是漸次緊張，我們走在故縣鎮報十八盤之間遭了三次空炸，傷亡人畜頗衆，十八日午後，我們在潤西村小憩，敵人偷襲部隊已繞道抄至背後，(下文轉26頁)



# 復蘇史料

## 江南游擊勢力消長史略

徐秉權

如果你不是健忘，一定還記得廿六年十一月，國軍西移江南初陷時，沿京滬綫一帶，城、鎮、鄉、村被倭寇焚燒奸殺擄掠的那一幕慘景！那時候，你可以在任何公路上，或鐵道線上，田野間，運河中，隨時隨地見到被慘殺或炸斃，完整或不完整，騎著或被沉載浮屍流着，死難男女同胞的屍體，和那衝國殺敵的壯士忠魂！同時，你更可以看到任何一縣城及鄉鎮中正在焚燒的沖霄烈焰，和血紅火柱；聽到接二連三的不斷地關於那不及逃出的男女同胞或是親里朋友，被敵慘殺或遭蹂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種種慘絕人寰的消息。在這種慘酷悲痛的環境中，做過逃得死亡線的難胞羣，均受了一切苦難，滿含着辛酸眼淚，而對這種慘景，自然受夠了刺激，抑止不下憤恨！江南人民雖號稱文弱，但在那個時候，誰都滿筋暴發，熱血沸騰，渴求去算這痛血賬。累積了這種壓不住的憤感，遂醞釀而成，自十七年一直到卅一年間的游擊怒潮；使敵寇們在於據點

復蘇月刊 第二卷 第七期

中，遲延了統治搜括江南的好夢達四五年之久，最後還付出相當的代價，始得逐漸擴充他的勢力。記者原籍京滬綫中段，這幾年又於從蘇常區內，謹就見聞所及，敘其消長大略經過，其中難免掛漏或偏見，不敢云為信史，但以此明日黃花，供給我們久留後方，關心梓里的蘇人，作一參考而已！

### 一、游擊隊的前身

——蓬勃以起的一團部組織——  
游擊隊這一詞，在廿六年冬季是很少聽見的。因為那時游擊隊尚未形成，在各縣鄉鎮中活動的中心是「團部」。當江南淪陷後，由敵人所帶來的是對整個社會失去控制力的偽「政府」，所有一切現狀是凌亂無秩序，到處是燒殺、奸淫、擄掠、既無法令拘束，又無軍費干涉；所謂開始社會的強迫弱暴暴的事件，一天多似一天。百姓們白天既懼於寇兵三五成羣下鄉找「支那兵」，——實際是找花姑娘，東躲

西藏；晚上則土匪出現，打家劫舍，謠人燒毛，亂鎗四起；過慣安居樂業的江南百姓，這時真受盡了種種魔難；因之當時就有人發起自衛的組織。在蘇常一帶各鄉鎮中，原有很多的商團和保衛團，同時很多有地位聲望的鄉鎮長都沒走，大家都有身家性命均受威脅之感，於是漸漸地把武器拿出，由一部份青年團員組織「團部」，來維持治安，並以除暴安良相號召。這些團部，有的以地域為中心，有的以人為中心，有的以幫會的方式來組織，正如雨後春筍，蓬勃以起。可是，因此也就良莠不齊，種類分子相當複雜；懷挾野心，企圖非常的，便四出竄竄；甚至打家劫舍的緣林好漢，也白天藉名除暴，指起紅絲線盒子砲，在村街亂闖，晚上結伴做一二劫生意，實行其名實相反的安良；可謂形形色色，無奇不有。這一階段，陷區各縣的鄉間，完全在無政府狀態中，難免日夜憂懼驚恐，幾於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但各團部中確實也有不少是真正為社會除暴安

良保衛鄉里的中堅人物；這些人物，便很自然地為衆望所歸，形成中心力量；更進一步逐漸的演化為有組織有訓練有計劃有目的的真正游擊部隊，所差的，祇因為離政府較遠，尚無正式的名義而已。從敵寇入境一直到渡過廿六年的冬天，這些團部在各縣鄉間逐漸由孕育，而成長，而發展。至於他們武器的來源，一小部份為原有商團自衛團的舊武器，其餘大部則自滬滬一帶所收買或繳下的，國軍西撤時所流散民間的步鎗，輕重機鎗，什發盒子，什麼都有。當時在江南各三角地帶，大小團部內的英雄們，實力着實可觀。倘以數量估計，分散在這區域內的，足有一萬以上的人槍；其中擁有百枝以下的組織，每隔十里八里，就各有一個；至於二千枝左右或以上的大集團，亦各縣都有幾個。但這些原始形體部落組織的「團部」，一到廿七年的春天，就很快都告結束；因為這時中央方面或是省方的正式名義番號，就都出現在汪南陷區了。

## 二、組織時期

而時的三個系統

廿七年的春天，江南的宜興張清地方，首先就有蘇浙皖邊區游擊總司令謝昇標，在蘇常各縣濬發名義番號；那時，因為大家都不明瞭謝的來歷與企圖，都很觀望；謝雖使騎四出，但是應者寥寥。實際謝

昇標與龍池山澄光寺恨海和尚，的確是江南淪陷後最早鳴竿而起的游擊隊領袖，他們的部下，實力相當的充足，謝得恨海和尚助力頗多，惜謝野心企圖雖大，部下的才力太少，番號名義不清，不能有為，後來據說謝與恨海二人率部在錫宜地帶游擊，被敵軍迫入太湖中的馬蹟山，全軍覆沒，謝與恨海亦同時殉國。

謝昇標組織各縣的「團部」，既沒有成功；接着而來的，便有蘇屬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忠義救國軍，和江蘇省政府江蘇行署的保安隊，挺進軍，先後派員把這些零星武力，個別組織，予以名義和番號。稍後，江抗也從皖南入蘇，用盡方法，來爭取並吞併這些未受編或一些已受編而實際在組織上並不嚴密的部隊。於是這區域的游擊部隊，雖逐漸由無組織而有組織；卻因為三個系統同時鼎峙，引起了摩擦和混亂，種下了由極盛而趨於衰落的根苗。現在為敘述便利起見，便把這三個系統為經，逐個敘述其勢力消長之經過。

### (一) 忠義救國軍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組織之忠義救國軍，原在淞滬區域附近活動；戰區西移後，其活動之範圍，始逐漸向京滬線各地深入。廿七年三月，派袁亞承任專員，至江陰分別收編江陰東鄉之朱

壽華、楊行芳、周振綱等部，為該軍第五、六、十三支隊。廿八年，該部副指揮楊蔚，轉移滄錫虞三縣地帶，始在江陰境內成立總指揮部，指揮該地區內游擊戰事。廿七年夏間，五、六、支隊司令朱楊兩人企圖異動，結果由袁亞承與郭德壽二君聯絡地方自衛武力，分別將其改組，朱楊遁避滬上，總部即任袁，郭兩君為五、六兩支隊指揮官，自是以後，忠義救國軍在蘇常區內之游擊基礎始日漸穩固。兩君所有舉措，深得地方人士之愛戴，并迭著戰績，如廿七年祝塘艾家橋之役，為江南游擊戰戰敵之第一砲，當場擊敵近百餘名。是年又有秋間在沙洲錦丰鎮之爭奪戰，各季在滄虞交界賀陽山之爭奪戰，均獲輝煌戰果。至其他零星游擊，大小戰鬥，先後當在百次以上。迨游擊總部移滄，該軍聲勢益壯，而同時在江南別樹一幟之江抗部隊，由梅光迪勾引，亦自西東進，盤踞梅村一帶，與強學會部合作；東則連通任天石部，何陣與該軍磨擦。廿八年四月，第十支隊周部，遂為所乘，損失甚重。該軍原以支隊為單位活動之中心，至此乃不得不將全隊集中，應付意外，同時為增加游擊力量，并調該軍精銳部隊，第一二兩支隊各一部份至鄉。廿八年七月，黃塘襲敵一役，自晨迄暮，激烈戰鬥，擊斃由錫滄兩方面來之敵人數以百計，并炸沉敵艇一艘，轟擊烈烈，為游擊戰鬥場面廣大之一幕。

該軍戰鬥終日絕無倦容，居民及地方部隊青年組織均與合作，聲威所及各處響應。京滬線一帶凡有名義番號之部隊，均紛紛派代表至該軍接洽收編。當時由京迄滬，經該軍沿編之番號，達十三支隊之多，遂整個控制了京滬線，敵人爲攻擊該軍前後所消耗之兵力，遠兩個聯隊以上。駐蘇敵廣野師團長，爲對付該軍，曾發動多次之掃蕩，并用飛機助戰；結果仍毫無所獲而退，當時，備江陰東鄉之華墅及后騰兩鎮，重復遭敵機轟炸，但亦祇燬屋數間。

傷居民誠人而已；可見敵軍重視該軍，及因該軍游擊戰術所牽制敵方兵力之一斑。該部復與地方黨政士紳緊密合作，在滬錫房區域內，除敵人監視外，可說是凡百庶政，無異承平；居民初未覺淪陷之苦，學校則弦歌不輟，每逢紀念節日，羣衆大會參加者每有超過萬人以上的盛況；該軍最高長官亦時時臨演講訓話，民情之熱烈，與該軍之能與地方合作，均屬不可多得。可惜不旋踵，江抗東進時與該軍磨擦，雖於該軍本身損害未大，但因此牽制，對倭寇

之打擊力量，卻減少不少。至廿九年該軍奉命調山整訓，雖係該軍整個計劃，然亦不無別因。迨整訓令實行，該軍全部調走，江南游擊區，遂步入一悲慘境地；而影響所及，敵人始得逐步遂其清鄉計劃，爲面的統治；隨之江南地方，乃告真正之淪陷，寇所誅求搜括，無敢或抗；爲虎作倀之漢奸更大爲猖獗，難胞益無噍類。今將該軍直接指揮下之五、六、十支隊之成立，及該軍再入陷區游擊情形，分述於后：

(未完)

## 關於本期

本期論著三篇，全爲土地農業部門有關復興之論文。首篇祝平先生的「戰後實施計劃經濟與土地統制」，闡述復興必需實施計劃經濟，而實施計劃經濟便不能不統制土地，極透澈，極扼要；第二篇蔣濤音先生的「蘇北鹽墾區之整理與發展」，由鹽墾區發展之沿革，過去的得失，說到未來如何改善，逐步詳敘，既廣博，又切實，以蘇籍專家談有關蘇省之專題，的確不同凡響。最後一篇楊壽標先生「戰後復興江蘇農業經濟的幾個原則」，對未來蘇省農業經濟的發展，也提供了不少卓越的意見。

讀。

徐秉權先生的「江南游擊勢力消長史略」，延編了兩期沒有登出，本期終於登出來了，關心江南游擊隊而感覺其發展經過複雜紛繁，摸不出頭路的，讀了徐先生這篇大文，包管一定會得到一個頗爲清楚的概念。

復蘇茶座中白木先生的「無勝」，以極流利活潑的筆調，對無勝作細膩生動的描寫，是值得一讀的佳文。范放先生的「路癩癩麥齋隨筆」早已有口皆碑，用不着再介紹，本期所刊四節，雖有一二節頗爲嚴肅，但其意味卻同樣深長。

復蘇信箱「我能說些什麼」，事實宛如一篇極動人的短篇小說，而提出的問題又叫人極費思索，本期只登了來信，未登出編者的答復，歡迎讀者投函參加討論。「我該怎樣那一方面」，是討論婦女就業和育兒難題兩全時，該捨棄那一方面，也很有價值。連載小說「今水清」，本期也很精彩。

編者

# 吳稚老辭壽別記

三四

柳非杞

吳老先生，今年八十歲了。他的辭壽，已見他「致謝辭壽」。我此刻偶然翻閱我昔年的筆記，忽然發現吳老先生有一段辭壽的故事，很有興趣。今記錄如下：

在一九〇〇年，吳先生七十六歲的時候，我寫信給一個朋友，大意是說：「吳先生並不算大，不慶也沒有什麼關係。但吳先生百歲大慶，並發動全國人民向吳先生獻金，開辦『稚公鋼鐵廠』，製造飛機大炮，以貫徹他科學救國的精神！我這一個意見，後來給吳先生知道了，他就寫一信給那個朋友，中間這樣寫道：『柳先生真是天真爛漫，但是我終愁他舊式了一點，自己受累不小。他說我一百歲，真真在我為笑話。人本來不必想多活，早早閉了眼睛，不見這濁世界，也是好的。但我却主張陳頌平主義，張開眼睛，看看這種種現世的把戲，實比生在太平之世為好，區區積歲，算做什麼，實還不夠。兩月前，我在重慶，與鈕先生兩人，同去題見一百三十八歲（非杞按：這是一九〇〇年的年齡，現在已是一百四十二歲了）的老人陳頌平，他其瀘州人，因事與楊×晤面，住在城內官井巷五號，其人耳目聰明，能在樓上聽不來，與客相晤。他是嘉慶八年（一八〇〇）年破產做執事一筆生

的，比達爾文大八歲，（非杞按：此是指他們活到一九四〇年的計算，以下各種計算同）。比曾國藩大十歲，比左宗棠大三歲，比李鴻章大二十一歲，比馬相伯大三十八歲，好做馬相伯的公公。他做過左宗棠手下的提督，家有黃馬褂（楊×云）會到雅安去殲葬石達開。你想一百歲算得什麼？真真叫少見多怪，至於要發起什麼工廠，尤其笑得死人，你們終是宣傳的一套，這種惡俗的舉動，真正大可笑，不但對我是侮辱，在你們也算不愛體面，是安鎮（非杞按：安鎮是我的家鄉）鄉董的舉動。做壽做下來的幾個錢，開的工廠，要製造飛機大炮，正好開一月花扎店，做冥器大炮，冥器飛機了，囑××放了這種屁，你們還去拾他的屁，總理生平從不曾做過壽，你們也聽見我做過生日，做過什麼壽呢？」

這段妙人妙語，是很有意思的。本來一個偉大人物的成就（尤其能高論），不是偶然的。吳先生真有堅強的體格，煥發的精神，四肢力力力絕人，如此高年，仍靈通之多，大部份是下筆千言的，昔放七十六歲有詩云：「目光炯炯夜穿幃」，又七十七歲有詩云：「老夫垂八十，巖電

尚爛爛，孤燈看細字，堅坐常夜半」。吳先生實比放翁有過之。馮玉祥先生稱他「白頭青年」，而他也始終沒有以「老」自居，從前他在牀上飯桌上（住會家岩時），曾親筆寫上一首千家詩：「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詩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我們看了他寫這首詩，當可想見他不以老自居的胸襟了。

我所記錄下來的吳先生的零碎「妙語」極多，今再把它發表一則，以結束本文。

昔年吳先生的公館裏（會家岩），壁上掛着一隻鍋子及一把杓，旁邊有吳先生題一首詩：「懸鍋繫杓，必勝之光！勝利之後，飯碗永保」。並署敬復「劉伯溫」。我看了這首詩，很覺奇怪，就到「推書閣」上尋找這首詩，終於沒有找到，非常納悶。後來再去請教吳先生，問他「劉伯溫」的著作，共有多少？他說：「劉伯溫是一個極正經的學者，並不是世俗和傳奇怪的人，他的著作是『全錄』的，恐已散集在『四庫全書』裏面了」。我又問：那末上面的一首詩，是不是在「劉伯溫全集」裏面的呢？他笑道：「吳稚老之劉伯溫也」。這真見其風趣。

# 復蘇茶座

## 略辨粟麥齋隨筆

范 敏

### 十八 「否」字篇

夜涼如水，皓月當空，念吾與故鄉親友，雖同戴此星辰，而中天懸想，無從告語，今日月圓常圓，而花已開謝八度，思緒縈繞，如捕風蝶。

夫當時田園，春風十里，燕麥青青，今猶然否？

當茲初秋，運貨熟否？紅薯熟否？大鯉鮮蝦，依舊喧鬧於市否？鷄鴨豬蹄，風味濃郁猶昔否？中秋良辰，童稚索饒，五仁豆沙，尙能保其清規否？而暮春三月，粉蝶依舊道人否？請降時節，紫雲仍然肥滿否？

昔吾離鄉，幼弟長煙，均在童稚，近得其像，駭然成人，他日還里，猶相識否？東鄰王嫂，仍喜與鄰古主否？西鄰張媽，尙得戴其老鏡尙陽其針線否？趙君忠義自許，腥風所過，熱血已灑車門否？楊某讀書博學，大發老堪，能毋感讀蘇蘇否？

復蘇月刊 第二卷 第七期

！西郊堤樓，應猶危幾夕陽否？南里有女，已及燕婉良時否？

聞說兵燹之後，屋舍蕩然，生息之所，曾當重建，通衢小巷，猶存舊時面目否？古城荒園，雕欄玉砌猶在否？姑蘇名寺，鐘聲猶到楓橋否？維揚古橋，猶有玉人秀簫否？

至若南飲慶夫，顆粒猶得飽腹否？橋上織女，仔細尙伴燈影否？壩上歌粒，戶外吠賊，鷄犬安其閭閻否？

### 十九 四領袖

蔣主席文告，諄諄申誡，如寇訓聽命，使人暗睡而退，屬父性。

邱吉爾絮語切切，其間亦有「米鹽道苦」，屬妻性。

羅斯福飛檄道來，輕快跌宕，屬友性。

斯大林軍事革命，命黨斯得大砲二百

二十四尊齊鳴，想見其「磨刀粉披，八珍出籠，堂上喧闐，金帛滿櫃」，有大酒樓帳房先生感。

### 二十 攻心策

日寇佔領我國，土地之大，幾及版圖之半；夫以五百至一千萬左右之寇，雖其本土，使我淪陷區千倍以上之民，屏息聽命，統治鞏固。而我方一時莫可如何者，皆得力於漢奸協助。而漢奸輩恐遺我方疎，及共保富貴起見，亦必死力破壞我方政策。故本人之意，我中央應專先在漢口北平上海廣州各要地，經常以飛機廣播傳單，投擲遺治漢奸條例及漢奸自首條例，尤着重在非屬正式條例之「漢奸或罪立功辦法」；此辦法大意，即過去身任偽職之輩，如在此時，能諷諭日人辦法，凡同級或輩，有功救罪。其諷諭日人辦法，凡同級或輩，得諷諭一人，救其本人死罪，始應公博業，能諷諭一土肥原或本莊繁，即救其

死事；王公族體乘間謀殺谷正之等亦然。凡漢奸低以而以敵人之力量一位次高其本人者，則並赦其敵人之罪。如孫傳誠輩，能包抄平漢路日軍後陣，而使日軍若干師團潰敗者，亦赦其本人及其左右官佐之罪。本人之意，此事能否辦到，尚在其次，而其目的，則在使敵寇漢奸，互相疑忌，兩力沖銷，則有助抗戰極大。據日方苟開我飛機散佈，廣播傳語之辦法後，彼對漢奸之輩，皆恐附賊生息，無論經商理政，皆須處處設防，事事戒備，軍政人員，則不敢無備出行；經商之輩，則晝夜惶懼；於是左右皆敵，無處不危，即使酬酢之間，語涉可疑，殺機隨發，非漢奸殺寇，即寇殺漢奸。恐怖既生，統治必潰，凡有所殺，皆我所謂，事同離間，行實攻心。

至此項任務，可付之我方在陷區工作人員，設計指導，量功赦罪，一本當時情勢，權宜行事，如此，在我反攻之中，阻力既減，保全必多。語云「上策攻心」，

本人之意，似尚非放言修論也。

### 二一 我想做身西裝

某君散步，其犬常無端向我亂吠。出門訪友，誤入隔壁，門房說我有病物嫌疑，險些把我執起。

大道經行，從未有車夫問我「車子要麼」，我即折躬垂詢，彼亦似理不理。

入曉曉物，須先把我舉揚起，否則倘一詢價，店夥慧眼微啓，轉瞬即向算盤看齊。

年過三十，尚未得妻。

入衙作事，王科長把我辭歸從最低階員級起，要想爬到孔院長的高位，除非活到彭祖八百年紀。

劇院購票，憲警疑我套向黑市圖利，一把頭皮，把我從人羣中提起。

一錢命戒，桑望所趨，我想打個套在指上，又恐人說一風銅皮。

我想這樁狗心不附，桑望難歸，如何

担得起「抗建大業」，中心慷慨，其可謂重。於是我想做身西裝，念昔賢諸君為國身穿彩繡八身袍，原相像（喻）頭插金色野鷄毛，才幹得天下大事，名垂後世，奈何今人可不及古人乎。

但又一轉念，國家物資困難，戰士衣賜未全，我獨舉服單身，是曰不忠；我母「布衣治家」，絲毫未撻，我獨舉服單身，是曰不孝；自稱下流，妄思隨規趨分，是曰不義；身稱沐猴而冠，是曰無禮；親朋茹苦食貧，鄰里啼飢號寒，我獨舉服單身，是曰無義。

不忠不孝，無禮無義，不可以為人；但路人側目，師友詫異，人心不附，乘我親離，亦不可以為人；因之渣夜徘徊，俟舊中心慘怛，實可當宜。

不久擬遍國內報章雜誌讀者信箱編者，全場思慮益，乘「官」成城，必能「指我迷津」也。

(上接10頁從蘇北到秦西)

逼近村外四百碼左右，張大隊長立刻沉着率領全部邁向村後，匆促地揮揮着各單位佔領陣地。敵人已在山頂，向我們開始攻擊，槍聲炮聲尖銳的掠過，我們後溝落水，前仰山峯，奮勇的伏在劣勢地帶，與五倍於我的敵人，對抗了兩小時，但為避

傷亡重，更因戰鬥部隊，所以倉促渡河，撤至對岸。此役計陣亡區隊長一員，弟兄十數名，傷四名，敵人竟沒有敢渡河追擊。當晚我們上山掉頭看山下火燒天，敵人的炮火燒民房，其時細雨濛濛，槍聲震，步行山野間，人靜鳥寂，倍覺悽涼！

穿過了盧氏，再無涯的山嶺越，每人衣袋裏只剩了一把炒熟的「包穀」(玉蜀黍)，算是行軍的乾糧；夜間在麥草中露宿——像這樣的走着，到達了秦西。我們沒有倦憊與頹廢，我們的心房永遠在鼓舞着，縱使在更多的困苦和危險的境遇下。

(完)



# 無聊(上)

白木

一個微微感覺有些燥熱，初夏場好的晴天，農夫們在田裏，工人們在機器旁，忙着工作；在前線，不論中原戰場，湖北戰場，或滇西、緬北、或其他游擊區，戰士們流着血汗，緊張得幾乎連神經都要爆斷地，和敵人拚着性命；在有些機關裏，某種類的公務員，也在忙着永遠不完的文書冊籍單據表簿；可是，同時在各種環境，各個角落，也有很多閒得沒事做，只愁沒法消遣悠長日子的人。

有這麼一個地方：你想象它是茶館，是俱樂部，是不甚得意的小商人，或沒有出路的小工業經營者的起居室；是精窮的公務員或文化人臥房、廚房、連帶書房、餐廳、娛樂室、浴室、一當七八用或十幾用，斗大的破舊草房；都可以。這地方聚着這三三或四四五個人，懶懶地在談閒天。這些人，男女老少不一；你想象他們是文化人，公務員，不甚得意的小商人，小工業經營者，或他們的眷屬，也都沒有什麼不可以。他們情緒都很弛鬆，談的話也都很有趣，但你如果沒有什麼事，不妨稍稍浪費些時間，聽聽他們說些什麼？

甲：無聊！重慶這地方真無聊！

乙：（伸了個懶腰）說不打牌不打牌，昨天又打了一夜，直到現在頭裏還是昏昏的！老五真穿人不淺！

丙：（掏出一枝紙烟，燃着了便吸）這樣怨天尤人，大約又輸了錢。可是打不打在你，世上只有強奸，沒有逼賭，怎麼能怪別人！

甲：（注視着丙的紙烟）老李，你昨天宣布決心戒紙烟，怎麼今天又吸了！

丙：（苦笑着）嚇嚇！已經戒過了一天，難道戒得還不算好？

丁：我早就料你要破戒，可沒想到你洩氣得這麼快。

丙：這可怪不得我。這樣無聊的日子，不戒煙還悶得難受；戒了煙，可怎麼過得下去。

甲：我就不信紙烟解得掉無聊。

丙：紙烟自然不一定能解得掉無聊，可是我有時間得沒事做，一個人孤獨地坐着，這時的心情：說是煩悶，又不是煩悶；說是憂傷，也不至像憂傷；好像倦意，但並不真是倦意；有些麻木，但又不全是麻木；只覺得四周一片空虛！空虛！說不出的一枝，閉了眼睛，吸上一兩口，便立刻好像身邊來了這麼一個知心的朋友，填補了一切的空虛。……不！不！我說錯了！這比喻並不全對，我沒法形容，總之，你會忘掉了空虛，忘掉了孤獨；你會立刻覺得悠然自得！這自然祇是一瞬間，你多吸上幾口，一睜開眼，無聊便又上了你的身。

你以前所感到的，似乎煩悶、憂傷、疲倦、麻木，又不像煩悶、憂傷、疲倦、麻木的心情，和說不出的空虛，又包圍住了你！但這是這一瞬間紙烟給你的安慰，也就不小！我前天因為烟價漲得太厲害，計算一下，再吸下去就至少要消耗我三分之一的以上的收入，所以窮着想戒掉它，但我卻忘了它的好處。所以……

戊：（打了個呵欠）好！這寫紙烟的紙烟頭！寫下來投到報屁股上去，準可以換半包紙烟。

丁：不！這不是紙烟頭，這是一篇很好的無聊情調的描寫。

甲：什麼紙烟頭，無聊情調，分明是意志薄弱，所以會「戒而復吸」。

丙：意志薄弱，我看你不是說我，倒是在說的老劉。

乙：你是說我的打牌麼？我承認我意志薄弱。可是，這樣無聊的環境，怎麼能叫我堅強得起來。

丁：你也爲了無聊，才沒法戒絕打牌？你倒說說你打牌時候的心情，就借這個描寫給我們聽聽。

乙：還有什麼不可以。你們大約都知道，過去我並不頂喜歡打牌。可是，現在我一天到晚，主要的工作，只等一個那個電報，隨一趟兩趟銀行，餘下來的時間，實在沒法消遣，所以每天總有這麼一個時候想打牌。這個時候，就是一天裏面最無聊。



聊的時候。從早晨起來，洗臉、漱口、吃早飯、混過了一大段時間，於是就東坐坐，聊幾句天；西站站，看看鴉公打架，或狗子談情；心裏說不出是什麼，或者也學學老李，說它是空虛吧！好不容易，一個上半天混過去了；飯燒好了，端出來就吃；吃完了，有時一覺午睡，有時想睡也睡不著，依舊是東站站，西立立。漸漸地站不住立不安起來，覺得這裏站是乏味，還是到那裏立好些；一到那裏，又覺得那裏也同樣乏味，還不如到東邊或西邊去坐坐好；可是東邊或西邊給你的感覺，依舊一樣是乏味；而且這坐立不安，東跑西跑地，自己固然說不出地感覺討厭，還怕別人也在那裏討厭你。這時，你感覺天地雖大，卻沒有這一個適宜的地方，可以舒舒帖帖地安放你這一個瘦小的身子。於是就不由自主地想打牌來了。一想到打牌，看一看時候還早得很，時常打牌的老搭檔，老K還沒下辦公，老A到銀行裏去沒回來，老C又跑去會去了，就越發坐立不安，一秒鐘一秒鐘地挨着，可是越等他們越不回來，你又覺得……覺得……我還是借用老李的話吧，四周一片空虛！空虛！說不出地空虛！突然你想到昨天說過不再打牌了，這句話說出去，大家都聽見的；接着你又想起這幾天輸出去的钱，自己計算着：前天是一萬，昨天是八千，這四五天總結起來，足足已經五六萬。這

一個數目雖不算大，但現在生意並不十分順手，老是這樣輸下去，也是可怕！而且老婆又天天和你絮聒，下一下決心，實踐你那句話，不再打牌了吧！恰巧這時，老謝來找你商量買公債，於是你便提起了精神和他談着。不一會，老K老A老C都回來了，派人來叫你，你便立刻一本正經地回絕來人，說：「今天有事，不打了！」老謝連忙說：「莫就誤你打牌，我還有事要走走。」你立刻拖住他再談一會，一面裝着毫不在意的樣子說：「這幾天打牌打得太膩了，老是成半天成半天地打也沒有味，還是我們談談好。」可是一面說一面卻注視着來叫的人漸走漸遠的背影，心裏卻頗有些悵悵。老謝又坐下了下來，從中原戰場談到湖北，又談到滇西，又談到歐洲第二戰場，才過了不滿五分鐘，你却覺得好像過了大半天。嘴裏談着，心裏想：「他們大約成局了吧！不！不會的！老范老王這時都還沒回來，他們一定找不到人，還是三缺一，會派人再來的。」一面想，一面忍不住用眼睛望着門外，自己也不明白，還是怕他們再來叫，還是希望他們再來叫！又過了幾分鐘，老謝告辭走了，你又覺得一陣空虛，心想：「他們一定成局了，不會再來叫了！」一想到這裏，又像有些安慰，又像說不出的悵悵，不由自主地嘆了一口氣，沖口而出的說：「也好！」在家裏盤旋一回，覺得四周的空虛，漸漸增

加了分量，向自己身上壓來，壓得自己幾乎透不過氣來。「這樣的無聊！這樣的無聊！」無聲的言語，從心裏裏絕叫起來。「不打牌，看他們打自然沒什麼不可以，看看去罷！」他匆匆地走向K家裏。才進門，就聽見牌倒在桌子上，A和C都回聲叫着：「來了！正要再來叫你，你却自己來了！好得很！快入局吧！」你連忙正色厲色地說：「不！不！不！昨天我已說過不打了，我是來看你們打牌的，你們沒人，快找老范老王去。」老K立起身拖着：「來都來了，還裝什麼腔！」你嘴裏一面還是說：「不！不！不！可是身子早已坐了下去。於是大家洗起牌來，你便發一發很說：「好！就再和你們打一場！」於是就又打了下去。

戊：老劉！你把你自己的心理描寫得細膩極了！我倒不知道你這樣地擅長心理描寫。

甲：（笑着）尤其最後一段，情人來叫，又希望人來叫；嘴裏說不下了身子早已坐下去，特別描摹得精彩。這一種情調，完全是處女在新婚之夜，「又驚又喜！半推半就」的情調；我可以給老劉借打牌開描寫的無聊情調，加上一個名詞，叫做「處女情調」。

丁：好一個漂亮名詞！可是，老劉你老實說一句，你究竟爲什麼無聊而打牌呢？還是爲了打牌開無聊？（待續）

# 復蘇信箱

我從沒有見他哭過，更沒有見過男人像他那麼傷心地哭過！

## 我能違背我的誓言麼？

編者先生：

我是江蘇嘉定人，民國二十六年，東戰場我軍和敵人大戰時，我和母親避居無錫，寄居在一個姓許的親戚家裏。在那裏我認識了一個姓君，他是我親戚的房客，那時他二十六歲，長得很英俊，我才十七歲。他常向母親談話，但我並不愛他。十一月間，東戰場我軍撤退，我們母女二人，和親戚許三家合雇了一個船，取道太湖，經宜興溧陽避往高淳，再由高淳經德溇而至漢口。沿途同處一船，朝夕見面，君對我母女，殷勤得無微不至，一到漢口，就請我親戚作媒，向我求婚，我們便訂了婚。不久，我們經過長沙到了衡陽，就在那裏舉行了婚禮。幾年來，君經營商業，頗為得利，因此我在物質方面的享受，相當舒服。君在長沙二年中，對我很熱情，後來他的精神使大部集中到商業上去了。但雖然如此，他對家庭上尤其對我，照料得很周到，依照普通情況來說，他無疑是一個最合理想標準的好

丈夫。有許多親戚朋友，尤其是我幾個女友，都十分讚美我的幸福，但我總覺得不滿足，我不但沒有感覺到幸福，而且對別人所認為是我的幸福，反而感覺是被加在我身上的一付桎梏。

我是一個富於幻想而野心大的女子。我時常夢想着，像一隻沒加籠頭的野馬般，任意在原野上馳驟。我聽到了而且神往着天地間的寬闊，但君卻是一個範圍於社會傳統的習俗，自願拘守於一個自己劃定的小天地中，只求和平富裕，這樣一個世俗的典型男子。所以他的熱情，他的給我豐足的物質享受，他給我標準的丈夫的愛護和照料，對我都好像是一種羈絆，一種桎梏。

我會竭力抑制我的幻想，撲滅我的野心，我會肯定地判決我的幻想野心，是一種罪惡。在某一個時期，我熱望能有一個孩子，來調和我們的矛盾，增強我們的感情。我甚至曾祈禱，君在商業上失利，

讓我們環境困苦；這樣，我會對君因同情憐憫而引起愛惜。同時我更有機會，把精神疲勞於操持家政，以挫抑我的幻想野心。可是，孩子總沒有來，而君在商業上的營運反蒸蒸日上，於是我就在旁人羨口頌讚的幸福聲中，無可告辭的，強忍地感覺着給君所壓制的苦悶。

半年前，我忽然初次嘗到了愛的滋味。我在某一個機會中，遇到了一個比我大一歲的青年，他窮困，他熱情奔放，他和我一樣的富於幻想和野心，他並不漂亮，但十分頑皮，對我有無比的吸引力。我和他一接近，就嘗味到在君那裏從來沒有嘗味到的愛的聲人的甜味；我覺得我漸漸擺脫了君所給我的現在富裕的生活，而去和他過貧窮，但是自由生動而富於幻想的生活。時間一久，我便考慮着和君離婚。

正在這時期，衡陽的戰事發生了，君幾年來營運所得，幾乎什九化為烏有；

而同時他也覺得了我和那青年間正在日益滋長的愛情。——這時，我和□君已播遷到桂林，而那青年則已赴昆明，正在那裏等着我去和他同居。

現在，我們到達桂林已近一個月，這近一個月的桂林生活，真叫我害怕極了！□君遭受了雙重打擊，一天到晚，呆呆地像個白癡。寶財的損失，和我的可能失去，在他一定是同等重視的。但在這確實知道前者的情形時，只發了半天呆，運了幾口氣，堅毅地說：「好！再辛苦一番，重新來過！」而在一天晚上，無意中發現了那個青年給我的信，就整夜不曾合眼；明天似乎他已經老了十年。接着，幾天以後的一個晚上，我竟覺着一個人關在一間屋子裏，像個小孩子似地嗚嗚咽咽在哭，我從來沒有見他哭過，更沒有見過男人像他那麼傷心地哭過，他渾身劇烈地顫動着，勉強壓抑而終於壓抑不住的哭着，使得我

的心都皺縮起來了！我的幻想，野心，對那青年的熱情，一霎時，都給這哭聲趕入了太平洋！我覺得他可憐！這幾年來我實在太對不住他！我該向他懺悔，對他忠實，像他對我的忠實一樣，於是我掌不住也哭了！

最後，我撫慰他，並且真的向他懺悔，向他立誓：「對他永遠忠實，決不離開他」。他起初還推開我說，「雖是個不幸的人，卻不需要不愛他的人的憐憫，但後來終於給我懇摯的言語所感動，所馴服了。在那個時候，我初次嘗到了由犧牲獲得的崇高快樂，同時也初次嘗到了和□君同處的甜味。

但這快樂和甜味，並不能持久，我發覺那青年的信在□君心中所留的痕蹟，並不會給我的懺悔，我的誓言所完全溶化。以前是我和他的感情上有距離，現在是他一方面強烈地不願失掉我，而同時又和我

的關係上存在着隔膜。至於我的好惡，野心，時日隔得稍久，又逐漸有些銷滅；而那青年在昆明久接不到我的信，也接連來信叫我決定，我又動搖起來了。我儘量背不久所說過的誓言麼？雖然有一次，□君看出了我的苦悶，曾說：「我讓你取銷你的誓言，你離開我吧！」但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臉都整個扭曲了，他的表情是怎樣地苦痛得可怕！

我能違背我的誓言麼？我應該和他離婚麼？我離了他以後，和那青年同居，我就真個會幸福麼？但如果不離婚，我過去所認為犧牲在內的幸福，又似乎已給我破壞了，我現在要他，或者再不能得到他了！我的幻想野心，大約命定了我是一個悲劇的人物，我將來遠沉淪在一個演不完悲劇中，再不會有幸福了！讀者先生，你說我該怎麼辦呢？

溫信錄上 七、二頁。

編者的答復下期刊登歡迎讀者們參加討論

# 我該犧牲那一方面？

## ——養兒子或做小學教員——

王麗華

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蘇籍小學教員，同時也是復

蘇月刊「復蘇信箱」

亦不勝感荷！

綠麗華去春與張君結婚，(張君亦係小學教員)，現已身懷六甲，即將臨盆，問題就在這裏，麗華生產以後，育兒任職勢難兼顧，到底捨職業而育兒呢？還是捨育兒而取職業好呢？麗華已熟思再三，若取前者，即產後解職育兒，則母子須靠丈夫一人的薪水生活，以物價之日昂，小學教員待遇「與上」趨勢之日甚，使人躊躇，此其一也；麗華十年窗下，苦心攻讀，由小學而初中而師範，矢志獻身于小學教育，今有一個小孩就捨棄此志，實太辜負自己的抱負，且亦對不住父母師長多少年的栽培與期望；尤將影響社會對於女子職業的觀感，以為「女子一有孩子便完了一」。此亦使我躊躇之點也。

若產後仍任職而另請人育兒呢？奶媽非我輩小學教員敢問訊，請一個「大娘」招請小孩，自己請奶媽吧！大娘的伙食與工資也差不多等于我薪津的總數，這又使我躊躇了。

據甲所言會去問過，有的費用太高，有的設備太壞，或辦理不善，而且離開我傳作地都遠，要去看一次，交通費用，就費時費錢，因此也決然決定。

王麗華上 八月七日  
麗華女士  
本報收錄讀者提出疑難問難的信件已有老遠，這其職業婦女所遭遇困難

復週刊 第三卷 第七期

的問題，在平時已是問題，戰時生活高漲自然更其問題，值得商榷。

從經濟的觀點看，「走第一條路」即育兒，一家的生活，全要靠你丈夫一人的薪津；若走第二條路，任職、請大娘，你的薪津「差不多等于」——我們就給他「恰冷等于」吧！「大娘」的工食，你們的生活，仍有丈夫薪津的全部在那裏維持，毫髮未動；換句話說，你專任職或專育兒，對家庭經濟的收支全無影響，既然二者一樣，則這一個觀點，並不能幫助你決定走那條路。

其次就社會的觀點看：這裏邊就大大不同。在你的職業崗位，你的抱負，和多年求學所得進修的成果，都要求你繼續任職。我雖不知道你的年齡，你在學校畢業後任職已有幾年，但大概可以猜想到你很年輕，你任職的時間未必會長過你在學堂裏為準備任職而進修的時間。如果你一生了孩子，便犧牲職業，這不但如你所說的，辜負自己的抱負，對不住父母師長，影響一般大對婦女職業的觀感；在社會也是一個莫大的浪費，莫大的損失。何況現在自己的國家又急迫地需要優良的小學教師，在自己的崗位上持久努力，遠超於過去的任何時期呢？

但你的母愛的本能，隨時又迫切地要求你，犧牲你的職業抱負，當任職而辛勤多年所獲進修的產果。你即使雇了大娘幫

你照顧，甚至竟雇了奶媽，或送入托兒所，你一定也不會完全放心。——來函雖沒有說到這些，如果你的母愛本能較強，必會感覺到。——這種本能是祖宗相傳下來留給女性的神聖負擔，同時也是民族永久綿延下去的法寶。你當然不願意而且也不可能，為了職業而過度地壓抑牠。

願應有的本能，養育未來的國民；發展現有的才能和抱負，努力教育多數未來的國民；對國家社會是同樣神聖無可軒輊的。究竟採取那條路，不但你，我想無論那一樹女性，在你同樣的環境中，都要感覺躊躇的。

有理想的托兒所可送，自然是最好的辦法。雖然你母性的本能，或者仍會使你有些感覺缺然，但這托兒所如果你相信是好的，一定會使你放心；而且你一定也明白世界的趨勢，不容女性再像從前浪費地專負育兒以及家庭瑣屑的責任。母愛的本能固然該逐漸擴大，不限對自己的孺子；而育兒的神聖責任，也必然將趨向於分工。但現在育兒，好的不多，不能不找得一指令，確是問題。關於這個，你早已想到，已留心訪問，我希望你能找到一個很合適的。如果真找不到，那更只有在你

我們為你——你如果有兒而不做事，社會便失去一位忠誠的小學教員了。

你自願矢志小教員，所以這們補償你一定是悲劇的，你仍做事而像一大媳，你反被社會養活了一個人。育兒和教導小國擔任多難同樣神聖，但訓練一個大媳和一個小學教員，難易既大相懸殊，而社會上會其現在，對小學教師的需要，勝過一個大媳更不須要幾千百倍，因此，我們贊成你走第二條路。自然走這條路也有困難，譬如你的大媳不容尋找，即便找到了，你又需做事，又要給你的嬰兒喂奶，一定

### 慰一淪落的女讀者

二十卷開本刊二卷三期信箋，隨來稿字三個婦人字

人總是感情的動物，你悲痛的哀訴，使我們心抽起了共鳴！儘管人與彼此間存在着隔膜，可是坦白、真誠、會使強烈閃電，照徹那漆黑的黑夜，使纖毫畢現而令人得到了解。

你凄痛的呼籲，會激動每個有正義感，有革命認知的青年，我們內發的責任心，不但要求作消極的鼓勵，慰藉，更應積極地加以援手，使欺騙你的人得着應有的後果，我們要使你堅信社會不盡是黑暗的，人生本就是奮鬥的過程，像你那樣願意站立起來的人，應該重新站立起來！

要幸請萬狀，甚發影響你將健康。但這問題，在大家認識談論婦女傳統的時，想她們都更有利的方面發展，而未有合乎理想的設施以前，走任何條路，都會充滿着困難的。

上面所說的意見，願當作你的參考。如果你決定這樣做，希望你在耐心地尋找到合格的大媳以後，於可能限度以內盡量地注意你的健康！我們對你（不僅你，像

我們願供獻精力，加上你的決心，去踏出這最痛苦、最深淵，從新走上健康之路。重新你自己，創造新的人生！

從你的信裏充分表示出怨恨和報復的意念，可是沒有說出怎樣積極改造你自己，這是我們認為最可遺憾的，然而我們始終相信，一個能夠愛，也能夠恨的人，就是具有個性有作為，證明你的本質是類格的，可明咒的是你一年來環境的刺激呀！

然而！別記着那些，過去的難免地埋藏了吧！建立起你的信仰，看着前面，前面才是你真正的世界，願你為將來造一個理

你一種博愛，表示無限的同情，同時並致最高的敬

最後，更希望你，（不僅你，你一樣地）為了自己，為了整個女性，地爲了，想，宣傳提倡推廣改革並廣辦托兒所，合乎理想，每個嬰兒都有進入可憐，所，（這自然要看你精力和環境的），我們在可能限度，也將盡我們的精力，鼓吹並推動這運動。

蘇鎮中  
任瑞雲

想的新生，使生命的流永遠是暢通的！我們站在鄉親的立場，道德的立場，希望你能跨上征騎，勇敢的踏上征途吧！你一定曾存希望前途的，你是一個知識青年，國家正殷殷期待我們去獻身，你更作一個單命的青年，讓我們攜手並進。你如果需要幫助，我們很願意儘可能予以助力，我們盼望你的回信，請從復蘇編輯先生轉寄給我們。

蘇鎮中 任瑞雲  
七月六日於復康園

# 為「戀愛造成的苦悶氛圍」謹告讀者

編者

本信箱在接到了陸曼麗女士的「怎樣突破戀愛造成苦悶氛圍」的來函後，即徵求讀者參加討論；承讀者們紛紛賜函，除已在上期披露五函外；現在又接到來函十三件。讀者們對本信箱的徵求，這樣熱烈響應，實在使編者萬分感謝。本擬把這十三函逐件披露，但各函內容似乎都未出編者的答函和已刊五函的範圍，所以只得一併割愛。最可惜的是局外人一函，既流利，又透澈，如果在五函未刊以前寄來，一定儘先刊登，俾快衆睹，可惜來得太遲，只得忍痛犧牲。還有，吳念慈先生的「我也來談談戀愛問題」，洋洋四五千言，對戀愛問題作了很透澈的分析，再結到陸女士苦痛的如何解決，態度的熱烈誠摯，很使編者感動。但其意見除一小部分和編者的答函稍有出入外，大體是相同的，結論亦不出登過各函的範圍，所以躊躇了很久，也只得犧牲。這是要向十三函的作者，尤其局外人吳念慈兩位特別致歉的。

從這次徵求讀者參加討論的收穫中，編者覺得有一點該特別向應徵讀者提出的：那就是參加討論的態度問題。往往當局者認為很苦悶很難解決的問題，旁觀者一眼即可看出，全是當局者自己不該，甚至竟是自己玩弄自己，因此覺得當局者很可笑，很幼稚，該大大的教訓一頓。如果抱了這樣的態度來參加討論，編者以為是一個大大的錯誤。第一，我們該知道，旁人看得清楚的，當局者一定不容易看得清楚；第二，旁人以為已經一眼看清楚的，未必是一定真看清楚；（因為你所根據的，只是簡單的來函，而這來函或許是局中人一時情感衝動，並沒有包攝字酌，很正確地把自己的環境敘述出來）。第三，即使你看得很清楚，使局中人這樣陷於錯誤可笑，一定由於很複雜的社會的或其他原因。所以，我們對任何問題，應該抱着萬分同情，萬分懇切的態度；再用萬分謹慎萬分客觀的方法，來分析局中人的心理，並尋找出我們以為是最好的方案，來作答復。（除了近乎開玩笑的來函是例外）這樣先使陷在問題的苦悶中的局中人，得到若干安慰；如果提出的意見是正確的，自然一定會使局中人容易地接受而得到若干幫助。

譬如陸女士的問題，參加討論的讀者，很有些人的態度是純粹屬於嚴厲的教訓或譴責的。但愛情隨環境而變遷，即使應該譴責，陸女士也不過是受了社會薰染，陷於「錯誤」的許多人中的一份子；而且她還能很勇敢而天真地揭發和敘述出來，公開要求答復，這是比較少見的。所以我們為對陸女士只該同情，不該譴責，只該妥當地分析其苦痛的來源，予以誠懇的勸告，而不該板起臉來教訓。

對陸女士如此，對其他問題的提出者也該如此。總之，我們的態度，該像醫士之對病人，而絕沒有權利像法官之對被告間的犯人，這是編者希望今後參加信箱討論的讀者所該注意的。

最後編者熱烈希望信箱不但解答讀者的困難，而且能成為讀者廣泛討論問題的園地。所以本期又有來函「我能違背我的誓言麼」徵求參加討論。這來函的內容，事實十分動人，問題的解答也頗值得考慮，很希望讀者更踴躍的賜函，時期不加限制，先到而有較好意見的先登，後到而有價值的新意見的，也儘量登載，但內容如與已刊過的重複的，決定割愛。

編者 八、廿五



連載  
小說

# 金水餅

完在

## 五、柴堆裏的雜貨店

第二天一早，尤杏泉和輝玉到了小莊，東洋鬼的砲聲比他們在小關廟時聽得的，還了好些，可是街上卻寂靜而荒涼地，呈現了一種奇異的現象。他們聽不到一些人聲，有些舖子和人家大門關得很嚴；有些卻敞開了，從外望進去，貨櫃裏空空地，櫃上地下都零亂地丟着衣服貨物和一些不值錢的東西；瞧樣子，像才經過什麼人的洗劫。

「這裏的人都到那裏去了？」輝玉兩脚都起了泡，一拐一拐地勉強走着，瞧了這零亂而靜寂的鎮市，又缺乏又害怕的發着疑問。

「大約都丟了家走了。可是，不會一個人沒有的。」尤杏泉皺着眉回答。一回頭，瞧見了輝玉走路的樣子，「怎麼了？你怕不能再走了吧？」

「脚上有些痛，可是不要緊，掙扎着還能走。」

「關着大門的人家，說不定裏面有人，隨便找一家歇一會再走吧，我也有些餓

了」。尤杏泉正待去敲左手一家緊關着的大門，眼光忽然轉向前面，「那裏有一個人！」

輝玉順着他的眼光向前瞧，果然瞧見遠遠地一家舖子門前，一個人正彎着腰在地上檢什麼東西。才瞧得清楚，忽然一條大狗從一家人家跑出來，向地身上直撲，嚇得她連忙踏着脚朝後退，同時發聲地叫起來。尤杏泉檢起一塊磚，把那狗趕開，可見那狗只退了一兩尺，立住脚，汪汪地向兩人不斷地狂叫。這叫聲頓時引動了他的同伴，幾只餓得肚子癢癢的狗，從近處先後鑽了出來，包圍着兩人，一近一聲張牙舞爪地亂叫。嚇得尤杏泉取下背着的槍，舞弄着，才把這些狗嚇得讓開了一條路。

那彎着腰檢東西的人，聽得狗吠，站起身向這邊瞧着，瞧見尤杏泉放下了槍在舞弄，便立刻向這邊張了一張，很迅速地縮身向屋子裏走去。

尤杏泉選了狗，一手提了槍，拉着

輝玉，趕忙走過來，卻不見了那人。

「噢！才瞧見的人那裏去了？」尤杏泉詫異着。

「才在這舖子門前檢什麼的，一定瞧見了我們，走進舖子去了」。輝玉蹙着眉，忍着兩脚的疼痛，指着那敞開的舖門，滿地散亂着東西的一家店。

「我們就在這舖子裏歇一會，找着那人，再弄點什麼東西，吃飽了肚子再說」。尤杏泉扶了輝玉，走進那舖子。

那舖子後面是住宅，住宅裏面起坐廳和臥房，一樣滿地都是零星什物，狼藉得幾乎插不下脚。臥房中幾個箱櫃，每個都打開了，裏邊都空空地。可是，各處找遍了，竟不見一個人影。再往後便長後門，出門一瞧，原來是一條小巷，那巷裏也有幾家人家，大門也有的敞開，有的關着。尤杏泉扶了輝玉，正在張望，瞥見東面一家門首，有一個人影一閃，尤杏泉連忙攆了輝玉，提了槍，直追進去，在門後面攆住了一個人。



「老總！這裏住的都是窮人，你放手，要什麼，我領你到那邊拿去」。那個人哀求着。

「不要怕！我不是什麼老總，我們是沈壇上逃難到這裏來的」。

「你是本地人」？那人聽明白了尤杏泉的口音，略略放了心，可是一面注視着尤杏泉手中的槍，還有些不能釋然，「你不是吃糧的，可看你手中怎麼有槍」？

「這是我在一個散兵手中奪來的，你不用怕，我們的確是逃難的，我們不要什麼，只要找一些吃的，再借個地方歇一會」。

這時嬋玉也蹣跚着脚，扎着走了進來，倚着門瞧着兩人。

「這倒容易，可是……」那人一回頭，看見了嬋玉，定睛仔細一瞧，忽然叫起來，「你不是嬋玉小姐」？

「你是誰？怎麼會認得我」？嬋玉十分驚疑地，望着那人。

「怎麼小姐不認得我了？我是般小四」。

嬋玉一聽這熟悉的名字，再把那人的面相打量了一下，才認出這是自己乳母般小四的兒子，兩年前自己還沒和嫡母決裂，寄住到姑母家去時，自己父親曾用他做過號就裏的出店司務，可是沒兩個月就辭了他，以後，嬋玉一再哀求父親，給他另找注意，父親不但沒有肯答應，而且還時

常不高興地說：「般小四這廢一個忠厚人，會生出這麼一個不長進貪吃懶做愛賭的兒子，叫人要幫忙，也沒法幫忙」。兩年不見，嬋玉早把他忘了；可是一提起，仔細一瞧他那雙骨落亂轉的眼睛，——父親常叫他賊眼的，——就立刻記起了他。

「你不是住在陳米倉，怎麼會在這裏？」

「家裏的老房子賣掉了，一年前才搬到這裏住」。

「和女人一同到山裏去了」，

「那廢，你娶了親了？是不是娶的德和那養的小春姐」？

「是的，今年四月間才圓的房」。

「那廢，你娶了親了？是不是娶的德和那養的小春姐」？

「在地方碰到熟人，真像做夢都不會想到。可是，你們且慢些發舊，我真有些餓了，先弄些東西來吃了再談，好不好」？尤杏泉打斷了嬋玉的話頭。

「真的，我也忘了，小姐和這位大哥，都請裏面坐吧」。般小四讓着兩人。

嬋玉和尤杏泉走進屋子，四面一瞧，原來是一間很破舊淺促的屋子，用蘆蓆隔作了兩間：裏面一間坐着一個背脊門簾，大約是般小四夫妻的臥房；外面一間，中

間一張破方桌，一邊是灶，一邊是牀，上騰騰子大概是般小四在家時睡的；牀上光地，只鋪着爛爛的半藍不白的舊布被，另一面卻亂七八糟地堆着不少不柴、稻草、爛草着茅柴，幾乎直堆到屋頂。

「不錯！這裏很不錯」！尤杏泉瞧着那牀，「嬋玉小姐！你很累了，就在這牀上睡一下，等一會我們還要走路呢」。

「不，我不累」。

「不要客氣！睡吧」！尤杏泉半命令地。

「這牀上睡得很，幾條乾淨些的被褥，都給我媽和女人帶到山裏去了，這條被還是我借來的。小姐怕睡不慣，讓我來收拾收拾」。般小四抱歉而偏促地說着。

「算了，這樣兵慌馬亂的時候，還講究這些」。尤杏泉攔阻着。

般小四早拆開了門簾，走進後面半間屋子，只聽得他在裏面悉索索了一會，抱出來一條紅緞印花的新被子。

「好講究的被子，那裏來的」？嬋玉感到這被子和這陋室的不調和，驚奇地問着。

「借來的」！小四抱着那被子，原來一臉得意的神色，給嬋玉一問，立刻變得很快，這趕着脚步，猶豫了一下，才把那被鋪在牀上。

嬋玉兩脚火辣辣地十分難受，覺得有些撐持不住，便向牀上坐下。

尤杏泉餓得等不及，不再徵求主人同意，揭開了鍋蓋，尋找吃的東西。

「好運道！有飯還有雞！」尤杏泉瞧着鍋裏淺淺地半鍋飯，和一大碗清燉肥鷄，饒涎欲滴地叫起來。緊接着，又回頭瞧着小四，「這時候，你還吃得這樣好！」

「這是隔壁陳家送給我吃的」。小四紅着臉回答。

「送給你吃的，為什麼送給你？」尤杏泉眨一眨眼，繼續問着。

「不送給我吃，連早兔不了白給別人吃，這年頭誰還能保得定這東西一定是你的還是我的？」小四紅着臉給自己辯解着。

婢玉一坐下去，覺得兩腳越發像針刺地痛起來，忍不住脫了鞋子，盤起兩腳，輪流地用手撫摸着，沒理會兩人的說話。

尤杏泉笑了一笑，走到柴堆前，用手掃摸了一下，揀中間比較乾的茅柴，抽一捆出來。

「不！不！你不要動！我來拿」。小四瞧見了，驚慌地連忙止住尤杏泉，可是尤杏泉早把那些抽了出來，跟着那柴，卻滾出了不少大包小裹。尤杏泉低頭一瞧，有成匹的布，有散開了酒得滿地的大包白糖，還有些紙或布包裹着的，瞧不出裏面是什麼東西。

「我倒沒料到，你這柴堆裏還藏着雜貨鋪子！」尤杏泉哈哈地笑起來。

「這些是那裏來的？」婢玉蹙着眉，擰着腳，忍不住驚奇地笑着。

「這是人家寄在我這裏的，你知道，這幾天搶得實在厲害」。小四彎下腰收拾那些東西，嘴裏嚙着咕嚕着，「你這大哥，怎麼這樣毛手毛腳」……話沒說完，抬起頭，瞧見了尤杏泉背着的槍，頓住口沒說下去。

尤杏泉早撥了柴，找了火柴，燃起火，煮着鍋中的冷菜冷飯。

小四收拾好那些滾在地上的東西，重新藏在柴堆裏，把柴掩蓋得一些看不出，走到床前站定。

「這一位是什麼人？怎麼會和小姐一路走的？他又那裏來的槍？」小四把嘴向婢玉一努，輕輕地問着。

「這話長呢！」婢玉一面撫着腳，一面便把昨夜到現在的經過，簡略地告訴小四。

「怎麼這個時候小姐還住在姑老爺家，本來太太也忒很心，姨太太一死，便欺負小姐沒娘少母的，弄得小姐在家裏存不住身，可是老爺不該不管你呀！」小四知道婢玉是無出的，受盡了嫡母的虐待，兩年前離開了，才常住在姑母家裏，一想到舊事，便不由這絮絮叨叨地說着。

「冬冬倒不是不管我，一個多月前蘇州因為給東洋鬼的飛機炸了幾次，學校裏提早放了假，我跑到沈壘上，還接到爸爸

的信，說起媽和哥哥嫂嫂都到上海去了，他一個人留在縣城裏。以為這次打仗，和一二八那回一樣，不久又要講和，地方上又有事，所以不想走。現在不知走了沒有？」

「老爺也真……」

### 復蘇月刊

並新第七號(第二卷第七期)

三十三年九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復蘇月刊社

代表人 薛明劍 厲元谷 孫翔風

編輯者 復蘇月刊社

代表人 孫 樾 李揚平 謝 泌

發行所 復蘇月刊社

重慶望龍門四號

印刷者 新新文印刷公司

重慶南岸大佛段八一號

中國標準鉛筆廠

出品

註冊商標



鼎牌

各種鉛筆蠟筆

註冊商標



飛機牌

總公司：重慶慶國路正街五十五號  
 重慶發行所：電話二〇二  
 重慶發行所：電話四二二  
 外埠發行所：電話一〇一  
 重慶發行所：電話二〇二  
 重慶發行所：電話四二二  
 重慶發行所：電話一〇一

吳稚暉先生論著  
 小說選集之一

上下古今談重印出版

敝社編印之吳稚暉先生論著小說選集，原定五月底先出上下古今談一種，以承印者一再脫期，延誤幾及兩月，遠勞各方一再催詢，至深歉憾。茲全書業已印竣，即日正式發售，除預約全集者，掛號郵奉，書款即在預約款中照定價八折計算外；其預約一種者，因全書卷帙較多，分訂二冊，預繳款不足頗多，請照定價九折補繳足額，憑預約收據取書；其必需郵奉者，另照定價加郵費二成。再本書內容以小說體裁解釋宇宙奧秘，深入顯出，語趣無窮，不特為吳先生生平所著唯一之說部，且為國內通俗科學文藝之傑作。此次重印，復承吳先生親撰新序，述著書原因，及書中人物來歷，較舊版更有價值，印數無多，欲購從速！

定價 瀾陽紙本二百八十元  
 熟料紙本一百八十元

復蘇出版社謹啟

社址重慶陝西街門牌四號

香港化學工業社又一偉大出品

# 金星牌複寫紙

(單雙面俱備)

地址

## 優點

國貨至上	超勝舶來	保證使用	包退回換
------	------	------	------

零售批銷俱表歡迎	外埠函購寄費另加	需要樣品函索即寄
----------	----------	----------

重慶正街九號

# 新川藥房

經售  
中外名廠良藥  
特辦  
四季超等補品  
附設  
日夜藥劑配方

地址：重慶一中二路七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三〇三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新聞紙類

襪衫總樞紐

# 大陸襪衫廠

百貨大本營

# 中原製革廠

自製各種新穎  
皮鞋皮箱  
皮包皮件  
兼售超等國貨



地址民權路華華公司對門

本期定價國幣貳拾元